保晩齋集

行狀

卷七

保晩齋集卷第十三目

行狀

英宗大王行狀

保晩齋集卷第十三目

保晩齋集卷第十三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行狀

英宗大王行狀

維英宗大王升祔之越七月甲辰嗣王殿下進臣等敎曰於戱我先王盛德大業在今在臣民在後在方策非固有待於狀乃若宮中之事外人不與知者予不穀不言之夫孰能宣昭乎肆予不穀永思前烈萬幾之暇綴遺事六十六則咨爾太史之臣旁采訓謨撰文爲狀以附實錄之後臣命膺稽首對曰

敢不唯命謹按 王姓李諱 字 顯宗大王之孫 肅宗大王第二子也 和敬淑嬪崔氏以肅宗二十年甲戌九月十三日戊寅誕 王于昌德宮前三日紅光亘于東方白氣罩其上是夜宮人夢白龍飛入寶慶堂堂即 王誕降之室也 王生有異質右腕累累累龍蟠文者九纔學步進見 肅宗必斂膝危坐 肅宗不命之退雖至竟晷無難色 淑嬪恐 王久跪拘攣爲製廣襪以舒其筋骸凡書畫之屬皆不學而能每游戲翰墨神彩動人目 肅宗嘉其天成爲詩以寵之六歲封延礽君九歲聘郡守

徐宗悌女爲達城郡夫人十九歲出閤 肅宗賜軒名養性又親爲花押與之庚子 肅宗昇遐 景宗卽位遠豫久嗣續且無望明年八月正言李廷熽上疏引 祖宗故典請豫建儲位以繫人心 景宗命大臣議領議政金昌集左議政李健命判府事趙泰采及六卿兩司長求對請告 慈聖早定大計 景宗命羣臣退俟閤門外有頃復召入宣示 慈聖手札有曰 孝宗大王血脉 先大王骨肉只有主上與延礽君而已豈有他議乎諸臣皆涕泣而退遂冊封 王爲王世弟郡夫人徐氏爲世弟嬪 王上

疏餘 景宗報曰已過立年尚無嗣續又有奇疾念
國事無計可施仰稟 慈聖俯從羣請委以儲位之
重小心翼翼以副國人顒望會賊臣柳鳳輝上疏曰
殿下再聘 中壼僅數年嘗藥憂遑仍居諒闇嗣續
無可論也今 寶曆方盛 中壼年纔踰笄日後螽
斯之慶擧國所顒望或 兩宮有疾妨於誕育則保
護之地竭誠醫治靡不用極而乃於即阼元年爲此
擧何哉始使廷燸疏請有若嘗試更鼓已深登對力
請而既請入稟旋請出宣便同使令催督可謂無人
臣禮耳戊辰 殿下之誕生也立嗣非不急矣而諸

臣以姑觀數年爲言人臣事君當如此今怍悪草率
人心疑惑久而靡定願自今凡於事爲斷自 宸衷
毋使威福下移仍正大臣以下愚弄迫脅之罪以謝
國人 景宗乃下教于朝廷曰 先大王日月之明
深慮予之無嗣令予疾無期斯男敬承付托夙夜憂
懼日昨臺疏爲 宗社定國本正合 先大王盛慮
及予之志仰稟 慈聖既定國本實 宗社無疆之
福柳鳳輝之疏此何人斯卿等論以啓大臣三司請
鞫鳳輝以正王法 景宗可之尋改爲遠竄大臣宰
臣三司政院宗臣館學生執前請愈力時賊臣趙泰

耉以右議政在近畿忽陳劄借引　孝廟承儲日故相李敬輿守經之論以爲鳳輝忠赤不當撲殺也先是　肅宗上賓吊勑言有皇旨欲并慰　世子及弟子侄廷議拒不從泰耉上疏言上國行之爲失禮陪臣受之爲冒嫌　王子諸宗豈敢安於此哉嗛　王無顧忌至是復劄救鳳輝不遺力三司齊聲論泰耉罪請先削黜於是　王再上疏固辭　景宗慰諭備至九月　王始受冊寶於仁政殿步趨進止咸中規度開冑筵講小學綱目難疑問答夜繼晷不倦曰宮僚朋友也朋友將以責善必情志流通然後方盡其

言也嘗以心經筆墨賜兼說書趙顯命曰說書誠心開導伯禽襄子之言余不忘也　孝廟大志之言余不忘也宮闈和氣之言余不忘也近習愼擇之言余不忘也牽牛過堂圖揭壁之言余不忘也夫言而忘之是棄言也薄物以示不忘之意心經以謝心學之勸當是時　景廟疾益甚以酬接萬幾火升不覺察屢見意於絲綸諸有忠慮於國者欲　王參決庶務以分　聖勞宰臣李台佐廷語戶曹判書閔鎭遠曰此時代理烏可已也士大夫私相酬酢其言如出一口無異辭有金一鏡者爲人凶譎多悖行見利忘恥

與李師尚尹就商等爲世擯棄者深相結納通宦者
朴尚儉文有道宮人石烈必貞爲奧援以 王英明
恐悉燭其奸究狀遂張目攘臂於外庭凡言代理者
輒驅之逆羣臣瑟縮不敢言是年十月執義趙聖復
上疏請臣僚延接政令裁決引 世弟侍側參聽隨
事訓習一如 先朝丁酉故事 景宗是其言遂下
教曰予有奇疾十餘年丁酉聽政之命爲 先朝靜
攝不暇顧予躬及自登極症尤沉痼世弟年壯英明
若使聽政國事有托予得安意調便自今大小國事
令世弟裁斷是夜賊臣崔錫恒與入直承旨玉堂求

對寢成命賊臣韓世良陳疏請加聖復邦刑曰天無
二日地無二王雖不直請使　世弟臨朝而叅聽非
臨朝而何爲人臣敢懷陰移　天位之計罪不容於
覆載也都承旨洪啓廸爲言世良疏指意凶悖兩司
隨請世良絶島安置復請拿鞫嚴問　景宗命時原
任大臣二品以上及三司來會賓廳敎曰早定儲位
本欲代理已稟　慈聖依前下敎舉行於是　王四
上疏力辭大臣以下詣閤求對不得請率百官庭籲
請寢代理者凡三日　景宗又敎曰予病若可酬應
何至是耶近者火升一日頻發使左右考例而行左

右可乎世弟可乎卿等思之使我兄弟分苦分痛以
扶將亡之國領議政金昌集左議政李健命領府事
李頤命判府事趙泰采等聯名劄言大小國事幷命
裁斷此國朝未之有者中外驚惑臣等雖萬被誅戮
不敢奉承而至於細務分理既有丁酉裁定爲　殿
下臣庶者豈敢以輕遽爲拘一並遠拒哉劄上泰耉
自鄉馳入宣仁門求對政院謂臺閣方論泰耉罪泰
耉不宜求對也拒不納有頃司謁傳命泰耉入侍復
傳命政院三司入侍復傳命時原任大臣重宰臣入
侍入侍悉收前後下敎寢不行既退三司啓臣隣晉

接關由喉司乃三百年定規今泰耉自何逕稟旨乎
此路一開後雖有北門之變無以隄防請承傳色司
謁拿問嚴覈　景宗可之兩司復論泰耉平日交通
宦寺罪請極邊遠竄不報十二月賊臣金一鏡朴弼
夢李眞儒李明誼鄭楷尹聖時徐宗廈等七人聯名
上疏有云伏閤庭籲止於三日已巳大臣半日庭請
尚斥以造訕仁弘之科則彼輩固難逭冀顯莽操之
誅願降明旨賊復四凶一以三尺斷之遂結之曰身
佩安危之大臣進死一步爲臺閣者敢以陰機等說
勒成罪案其設心凶且慘矣指泰耉也疏入四大臣

胥命是夜承旨三司卿宰將臣或罷或黜一鏡爲吏曹參判弼夢眞儒明誼等爲三司就商爲訓鍊大將未幾尙儉與有道石烈必貞閉塞　王朝見之淸暉門謀害　王益急　王夜召宮僚欲出閤辭位輔德金東弼力陳其不可明日　大妃下封書于賓廳曰儲嗣之定奉　先王遺教而　主上親書爵號予又下教於大臣不幸宮人宦寺交構　兩宮比予與主上招宮人責諭則宮人敢肆凶悖是必有當律卿等亦宜調護我　主上及東宮以保我三百年　宗社毋負我　先王遺教於是大臣二品以上政院三

司求對論之尚儉有道石烈必貞幷伏誅凡　王在
儲位奸凶表裏交構處前古帝王所難處而　王不
形色辭應之有道卒使宮闈之內和氣藹然人以是
知　王有聖德焉壬寅九月　王齒學甲辰八月
景宗疾大漸初李光佐爲藥院都提調以　聖候久
沉綿而李公㬨業醫名國中遂除公㬨主簿入藥院
議劑公㬨爲人悖妄自癸卯夏日試峻攻劑朝廷以
公㬨善醫不之疑也至是　聖候益沉篤光佐不卽
設議藥廳　王不脫冠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
泣謂公㬨曰眞元日下此豈立已見之時耶急以蔘

附回陽光佐公亂執前見愈固竟不多用蔘附　景
宗薨　王哀毀踰節羣臣請嗣位却不從大臣三司
政院宗親文武百官屢啓不得請　王大妃手札勸
進然後　王始御冕服至仁政門猶哀號不陞座改
卜時行禮尊　王大妃金氏爲大王大妃　王妃魚
氏爲王大妃　嬪徐氏進爲王妃　王將受冊寶時
宦寺宮人尚多儉貞黨肆詆不道擲寶盝砌隅聲徹
御座　王若無聞也朝夕哭奠必躬臨嘗患風痺試
鍼藥院以鍼忌喪側請停哭臨終不聽暇則孜孜萬
幾不少休或言勤勞太過非所以保嗇也　王曰沃

土之民不才逸也瘠土之民莫不有才勞也況三代
之君以勞爲治未聞以逸豫爲治也先是 肅宗季
年至 景宗四年皆以遠豫不得行經筵次對 王
旣公除卽講行之賞獻替之承宣以開言路罷虎贖
之綿布以紓民力申禁閭舍之橫占疏放囹圄之幽
滯久任京外官責以成效每一令出四方拭目會有
雷異 王親爲文下政院使代撰求言之敎其略曰
修己之未能歟處受之未盡歟自奉過侈歟待臣不
誠歟賢人在野有未用歟窮民抱寃有未達歟朝著
不和傷天氣歟私意橫流閼公議歟咨爾近密代予

草敎廣求直言言而過中予當不罪也噫生民之水
火方亟黨習之干戈日尋念及於此丙枕何安廊廟
之臣擧直錯枉方伯之臣黜陟惟明欽乃職事上荅
旻天之警告政院請毋代撰以所下絲綸布告中外
王曰文拙也宜更代撰政院復言臣等代撰必不如
王言也 王曰覆難非禮使之道如其言十二月葬
景宗大王于懿陵始卜陵 王必稟 大妃得旨乃
決凡民田宅在局內者飭有司厚價斥之不使有怨
時新經庚子 大喪有司猶未知宮中故事眩於擧
行 王考据指授細大不遺必誠必信終始罔愆元

年乙巳春正月 王下教勸農飭方伯勿奪民時守令辭陛者輒召見戒以安民又教曰我國褊小用人不廣而舊臣盡迸仕朝端者不如往昔予庸痛恨方今歲籥已改理宜與物皆春被謫人其令大臣金吾參輕重疏釋初一鏡諸賊旣疏斥聯劄四大臣比之冀顯莽操自知勢不兩立欲網打一隊絶其根芽乃嗾市井無賴人睦虎龍上變遂起大獄盡殺四大臣及其族黨株連親知編配幾遍於八道仍歃血頒赦其敎文一鏡撰也用辭造語備極凶悖與七賊疏辭相表裏矯誣 先王以及 聖躬人皆憂憤然畏鏡

夢氣焰莫敢言前年冬正言李倚天上疏論之　王遂鞫一鏡虎龍正刑拏籍如法弼夢等六賊初削黜後並栫棘而被誣諸人未及疏釋故有是命亡何慶尚道士人金麟壽等疏請先正臣宋時烈復享道峯書院且復先正臣權尚夏官亦一鏡等所黜奪也

王曰斯文是非在儒林不在朝廷可令該曹復其官

是月　王將幸　懿陵天氣尚峭寒藥院請竢和暖

王曰禮云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况不得隨詣因山乎卒不從謁　陵還會有鞫獄有司請施壓膝刑　王曰昔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

圖謂人五臟係於背遂除笞背法我朝 世宗亦除笞背況壓膝五刑所無乎其永除之三月右議政鄭澔言四大臣寃死狀 王命復官致祭贈謚李晩成洪啓迪金雲澤金民澤李弘述趙聖復等幷復其官故賛善李喜朝亦贈謚嘗召對謂筵臣曰諷諫微諫固爲人臣格君之要若自人君而言則使其臣不能正諫乃反規規於諷與微不亦可愧之甚乎夏四月命抄巖穴求志士以充經筵官將欲招延備顧問也右議政閔鎭遠白 王曰宮人必選於内婢不侵及良家者 先朝德政也今往往侵及良家云果然否

王驚曰今掖庭少縱不能法唐宗之放出豈容益其選也況良家女爲其父母辛勤長養一朝幽閉深宮非仁政也立命拿問中官杖配宮奴五月刑曹覆奏諸道强盜罪　王謂刑官曰好生惡死人孰無此心迫飢寒困侵漁不自覺其陷溺至此皆予敎不及民而然也卿等宜哀矜勿喜酌量遄決不令久滯囹圄也秋七月大旱　王下敎求言親禱社稷不雨將復親禱北郊有司曰無例也請改以南郊　王曰　先朝特祀農壇顧不當法耶遂積誠致潔禱于北郊旣裸密雲四集雨滂沱下冕服盡濕　王秉珪愈恭始

終無失容與祭者莫不欽歎八月命忠淸道臣竪故
忠臣洪翼漢尹集吳達濟等墓石 聖祖嘗賜三忠
田畝有司因循久不與至是飭令盡與之冬十一月
三南饑 王減宮納米補賑曰 先朝有北關貢銀
故多以銀補賑今銀變爲布雖欲體 先朝遺意不
可得也十二月有以煥章庵所藏 毅宗皇帝御墨
獻之者 王感涕曰皇明再造之恩沒世不可忘也
然歲月寖久人心易狃倘非我 聖祖闡明大義則
東土生靈豈知尊周之義乎仍命致祭于南漢顯節
祠又祭于江都忠烈祠又祭于統制營忠武公李舜

臣祠又祭于華陽洞文正公宋時烈祠尋以萬東祠
賜額 御墨刻之石親序其下印賜文正之孫藏石
本于內府嘗夜對天甚寒承旨請於臥內召儒臣講
王曰人情嚮晦易倦正衣冠庶幾振發精神也二年
丙午春正月行常參經筵命 王世子開書筵舊例
祈寒盛暑停兩筵至是 王敎曰大禹惜寸陰衆人
當惜分陰今三陽已開何待日暖乎上辛親祈穀于
社稷歲以爲常二月 王因三南荒政敎曰昔在
先朝嶺東監賑御史上飢民圖是有 御製詩予嘗
披見其圖餓莩者顚連者匍匐歠粥者宛在目前今

三南之民奚異是哉設賑邑民其錮一年羅庸文者
半之夏四月增建 宗廟 景宗室戚宗臣上疏言
太祖始建 宗廟至於今而重建慶也宜稱慶 王
曰君臣一心謹守 祖宗成憲使深仁厚澤淪浹民
肌髓勝豫大之舉遠矣何庸稱慶爲也秋八月司諫
李秉泰上疏指陳衮闕甚切直 王賜虎皮奬之九
月命贈故副提學權忭謚忭自 肅宗中年絶意榮
塗士大夫高其風采故有是命冬十月 景宗大王
端懿王后祔 太廟禮成 王還御仁政殿受賀以
三條飭諭百官一戒朋黨二戒奢侈三戒崇歡十一

月 王謁文廟酌獻御明倫堂親策多士曰予欲得經綸才祛習俗之文華效文山之精忠其各務實毋孤予意三年丁未春正月 王將親祈穀于社稷教曰爲民祈穀敢自逸乎乃步至齋殿諸承旨固請乘輦不聽有儒臣將歸覲其親以親病謁告 王曰誠病也情固當然若無病而爲有病非惟告君不誠其於子道何如哉命改其語予告三月武臣之特進經筵者命各陳文義先是一武臣陳文義被承旨察推自是武臣特進者相戒不敢言故有是命時巖穴士被選經筵官者身沒筵臣請贈官 王曰生不以爵

祿羈縻沒何必贈官乎可遣禮官致祭令本道庇其喪葬夏五月左議政洪致中以京外錢貨匱竭請鑄錢以益之 王以爲鑄錢之弊倍於錢貴也竟不許

四年戊申春三月嶺南賊李麟佐鄭希亮等反 王師討平之先是逆一鏡虎龍伏誅弼夢諸賊悉栫棘其徒自度逆節難容於覆載間弼夢從父弟弼顯一鏡之子寧海虎龍之兄時龍等與沈維賢之爲鏡夢腹心者締結已巳罪死人閔宗道李義徵子若孫及諸失志怨國者譸張凶言誑惑人心推麟佐希亮爲元帥李有翼李河爲謀主約平安兵使李思晟倡亂

於西摠戎使金重器禁軍別將南泰徵和應於內欲以是月二十日犯京推戴密豐君坦蛇糾蚓結醞釀頗久朝廷漠然不知至是奉朝賀崔奎瑞方退居龍仁因隣人安鏄始知賊情疾馳入告水原府使宋眞明續又械送上變人　王乃命兵曹判書吳命恒爲四道都巡撫使朴文秀趙顯命爲從事官佐之使率京營兵徇安竹南下問罪以李汝迪朴東樞爲繼援將率京營兵及閉城馬軍爲都巡撫後援張鵬翼爲鎭禦大將陣北漢城下以防西憂尋代金重器爲摠戎使出鎭水原鄭纘述爲捕盜大將李廷濟爲京畿

監司防守漢江銅雀津金東弼爲經略使開府南漢分兵遮截龍仁等諸要路俞拓基爲楊州牧使兼東路鎭禦使領兵進守鼓巖金在魯爲忠州牧使兼湖西安撫使控扼鳥嶺等處權𢡟代權詹爲忠淸監司李匡德代鄭思孝爲全羅監司黃海監司金始烄率三千軍遮守洞仙嶺兵使元百揆率親騎衛三百人遮守靑石嶺待思晟就拿後罷兵朴師洙爲嶺南安撫使徇安東等左道慰諭召募尹淳爲監護諸軍使察嶺隘分兵防守而宋寅明爲大司諫備局提調使處禁中議事皆 王屈羣策剖分投機制勝間不容

髮國人倚以爲安　王師未及發賊夜入忠清兵營殺兵使李鳳祥於是營將南延年及鳳祥褊裨洪霖罵賊不屈死之　王褒延年曰疾風勁草立命贈兵曹判書旌其閭起復鳳祥子漢弼延年子德夏陞其品從軍復讎人人皆思奮勵　王嘗御帳殿鞫囚屏左右召寅明密語之曰俄者囚援引思晟也侍衛宣傳官李思弼蒼黃出去是於思晟誰也對曰從父弟也是夕以闕直拿囚思弼及思晟伏法梟示軍前思晟素以才稱朝廷遣金吾郎捕之疑有變未幾西倅上思晟寄其家書皆瑣細婦女語　王喜曰無憂也

言未已金吾郎捕思晟至凡 王籌度機宜多此類故措置軍事無闕漏 王師至安城竹山遇賊如摧枯拉毁一鼓盡勦檻送賊魁麟佐等於京師慶尚監司黃璿檄星州牧使李普赫爲右防將誓師入陜川郡掩擊賊兵斬獲甚衆善山府使朴弼健爲左防將昆陽郡守禹夏亨領兵屬弼健軍據牛旨嶺斬賊酋希亮熊輔首諸賊望風自潰於是凶逆悉平遂命罷兵歸農命恒班師 王御南門樓受馘論功有差圖像雲臺賜鐵券乃諭侍衛將士曰爾等雖親屬凶逆故舊凶逆者不知其謀勿懷疑懼予雖凉德豈面諭

而貳之乎將士莫不感泣是月　王與世子謁淑
嬪廟暬御丘史所嘗使令於潛邸者欲得間進見伺
候於廟內弘文館上劄言不當以非禮之視示東
宮也　王嘉奬之立命驅出陣門外秋九月　王幸
靖陵見除道毁民塚　王怒曰民不有國法犯葬御
路傍罪也然毁民塚豈王者之政乎遂罪地方官時
大熟進宴于　大王大妃　王大妃賜朝士年八十
以上庶民年九十以上酒米魚肉有差冬十月　王
將親行大享會弗豫天且甚寒大臣請代攝　王曰
昔皇明　仁宗皇帝强疾親享汗透衣疾愈顧不當

法耶竟親享自晨裸至望瘞誠敬藹然升降步趨望
之若神五年己酉春正月下教勸農飭守令助民種
糧歲以爲常　王方招徠巖穴士一諫官言恩禮太
過　王怒曰此啓人主輕視巖穴士之心也遂罪之
時　王銳意矯良役弊任事者病經用無以克　王
教曰諸臣期予不淺而予之政猶泄泄也且如漢文
給田租半者前後相望無他焉節約也國誠有裕一
民二匹何難蠲乎宮田定制外免稅悉令出稅各衙
門書院位田視此尋諭廷臣曰古語云城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慕效之本故在也昔我　宣祖衾衣與袴

皆木綿布宮中傳爲美事予素不喜奢華且以 聖
祖爲法故令尚方製黑布笠夫金珠錦繡非我國之
貨國俗樂趨之若是而何能使黃金同土價乎老臣
已矣年少之臣他日必見予志之少展也右議政李
台佐曰孔子道千乘節用愛民不過如此今日行一
善政明日行一善政回否爲泰夫何難乎但其進銳
者其退速此又 聖心之所當勉也 王曰善予在
東宮宮僚陳戒未嘗厭聞鄉言切中予病當佩服也
三月朝廷新經戊申亂凡凶逆近族不擧擬於職任
王曰晉王導非王敦之近族乎往者名出賊招亦分

其黑白疏釋之況國法之所不坐者置諸疑似之中
乎非王政也其自今調用夏四月　王親禴入齋殿
敎曰京外生民皆我　祖宗赤子然都民不耕不蠶
事育皆仰貢米爲有司者不體予臨門駐橋之諭徒
以惜費爲心豈自近及遠之道乎其飭所司毋孤予
入　太廟起感亦令入道兩都恪遵首春之敎五月
戶曹請北關設銀礦　王曰唐御史權萬紀以採銀
爲請太宗曰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可
謂有帝王之體矣其已之毋俾唐宗專美有昔秋九
月　誕彌節儒臣效金鑑錄陳戒　王賜近思錄以

賞之十二月奉 肅宗廟入世室從時原任大臣之請也六年庚戌春正月 王講東國通鑑謂筵臣曰孔子作春秋必尊天王所以正君君臣臣之義也高麗嘗臣事有宋則徽欽之名直書國史可乎我國自孝廟 聖考尊周以後一隅青丘獨保大明日月爾等其不忘 先朝大義也先是設纂輯廳命大提學李德壽撰 肅廟寶鑑至是上之 王三復感涕以善繼自勉二月 王將幸 寧陵時驪利間往往有癘氣然羣臣恐以癘氣爲言不概 王心遂托他事弘文館上劄諫止 王責曰爾等讀聖賢書職在經

幄乃以婦人之拘忌勸其君子竊恥之大臣三司二品以上相率力爭 王終不聽飭所過路耕民皆令播植不輟曰此亦春省耕之意也回鑾至廣州登西將臺感 聖祖之志事俯仰太息三月羅弘彦謀推戴廢宗垓圻事覺伏誅垓圻庚申罪死逆宗楨枏之從孫己巳罪死人閔就道之外孫弘彦戊申賊崇坤崇大之親屬逆鄭思孝之友壻也頒三綱二倫行實等書于八道命刋印廣布俾民觀感二書皆 世宗朝所撰也時北關饑遣御史監賑又遣督運御史於嶺南輸浦項倉穀于都連浦浮海以濟之太僕牧場

可墾之地許民起墾於是北民無一捐瘠夏五月
王覽 肅廟寶鑑至致祭崇仁殿武烈祠歎曰吾東
方免左衽之俗賴有箕子八條也微寶鑑幾忘之矣
遂遣禮官致祭于殿祠尋命購岳武穆精忠錄以進
先是戊申賊崔必雄亡命爲宦官所捕納 王賞宦
官不許錄勳至是筵臣以爲言 王曰中官策勳其
漸不可長也竟不許六月 宣懿王后魚氏薨 王
宅憂一如甲辰 大王大妃以爲過禮大臣重臣亦
以爲言 王曰歷觀前代帝王能知繼體之重者尠
矣予所以爲此者欲後王知繼體之重也七年辛亥

春三月　王講周禮至司寇掌邦禁曰禁者禁於未
然也今秋曹京兆柏府惟收贖爲務恐犯者之不衆
禁之設豈亶然哉其飭之夏五月旱　王遍禱南北
郊輒雨雨不沛然　王曰噫歲且歉矣議所以賙賑
者大臣請鑄錢以代經費而儲其穀賙賑　王曰不
然穀不在官則在民與其飢而後賑之曷若預散於
民使民無飢也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其是之謂乎諸
臣皆頓首稱善秋八月遷　長陵于交河先是有言
舊　長陵多蛇虺　王命大臣相視果然　王遂決
意遷厝遷厝日幸舊　陵隨至新　陵事巨細躬親

董飭旣卒事敎曰民勞矣爲民父母豈可曰非遊畋
民敢言勞云爾乎交坡楊高四邑民貢稅調布減其
半鄭卒令廟堂施惠初舊　陵松柏皆　孝廟手植
王取其子手自播新　陵曰使予子孫感予手澤如
予之感　寧陵手澤也九月筵臣言五禮儀有誕日
賀　王不受誕日賀過也　王喟然嘆曰程子云人
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使予得如　世宗聖祖之時
何辭於賀在東宮則辭之在今日則受之可乎卒不
從先是召經筵官梁得中至擧止樸野所對太闊不
適用筵臣皆笑然　王優禮遣之至是筵臣復以爲

言王曰山野之人無怪其如此可貴不可忽忽之恐他人不肯來也終　王之世未嘗一言其短冬十二月行三覆敎曰唐太宗中主也然貞觀之間囹圄空鵲巢于樹寡人臨御七年無德以施化京外慮囚厥數過十殆德化未能及民而然也咨方伯毋曰予否德恪勤宣化欽乃申諭八年壬子春正月命修崇靈殿崇德殿遣近臣致祭調用前朝王氏後崇靈殿檀君祠也崇德殿高麗王祠也時五道大饑　王屢飭廟堂議賑久未得善策　王讓曰卿等若以民吾同胞爲心而凡諸爲民之政常如學問之士無疑者

有疑有疑者無疑則豈有不濟乎今乃玩愒如此哀我赤子徒受困於下也羣臣皆愧謝至是賑五道有司欲爲粥以賑京民　王曰與之乾餱俾歸與妻子共之三月飭三南餓殍在道路者官收瘞之夏四月　王行文對諸臣議賑爭不已臺諫以爲言　王從容謂曰天地交泰然後萬物成上下交孚然後庶事理秦皇懲周末頹弛以刑法繩之羣臣救死不贍何暇交孚和氣索然上下怨叛比及二世而亡漢高懲秦苛法濟以寬簡故朝儀不嚴至有劒擊柱者及叔孫通制禮乃曰始知皇帝貴也自晉唐以訖我朝皆文

勝其質至於今則君臣之間幾乎否隔故予欲損有餘補不足此所以有矯枉過正之弊也然臺臣之同入交對非欲備位實兼糾察可自今隨事剌舉五月辨誣奏請使洛昌君楨等回自燕京進新修明史先是國朝　宗系事　太祖得國事　仁祖登極事傳聞訛謬皆誤紀於大明會典等書　列朝屢遣使辨誣未之盡正及　王七年始聞淸國自康熙季年命王鴻緖修明史列傳未及卒業而鴻緖卒乃使張廷玉徐乾學等集天下文學之士續修本紀諸志歷三十餘年至是垂畢　王曰噫若過此會雖悔曷追亟

遺樸等奏請及樘等還諸誣盡昭晰於新史命給米一千石于江華府俾糶糴取耗爲千把摠以下較射賞格費從留守尹游請也閏月 王親書尊聖廟正士習務誠實九言復爲綸音三十行命近臣宣諭太學諸生且宣饌明日太學生等上箋謝遂命久任大司成以責成效六月旱 王親禱于社稷北郊不雨乃敎曰連年亢旱民將盡劉減饍豈足以盡責己之道昔晉大旱縣子所對得禳灾之要其令遷市三日冬十月上番軍薄衣者命有司製襦衣賜之飭所過州縣富戶隨見收接不令凍餓於街上十一月賜京

畿三南嶺東民米租四萬五千石減庸調一年之半
盡蠲糴耗乃教曰孟子云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今之
民卽我　祖宗赤子而况　聖考恤民之盛意予素
見聞者乎連年荐饑蓄積楬如然民若盡劉雖有穀
億萬斛將安用哉遂分遣御史監賑宣諭且令搜訪
文武才及巖穴求志士九年癸丑春正月　王下教
飭朝廷聚精會神惟才是用祛舊日之習廓本然之
公與歲俱新二月　王視學初命酌獻文廟右議政
金興慶上劄言酌獻文廟例當試士非荒歲所宜行
也　王報曰漢高開剏之初以太牢祀先聖我　聖

祖自龍灣回鑾掃地爲壇首祀先聖今國家多事且三年甫畢斯禮之曠比及八年於予心不其歉乎雖然節用愛民先聖攸訓今不可遠先聖之訓而祗謁先聖亦不可因試士之費而不謁先聖一依五禮儀視學禮袪進酒進饌從簡行禮其酌獻試士之禮則退以來秋　王遂至文廟親獻于先聖退御明倫堂以朝士習周禮者充講書官與諸生之能通一經者皆各進講討論文義賜掌議二人中庸各一部夏四月　王癉心憂民減饍久不復有司以爲言　王愀然曰予對玉食心不能安欲以玉食遍饋饑民而不

可得況可遽議復饍乎冬至使賫來文緞悉以賜賑飢補賑有司請減百官軍兵祿以粱代米　王曰荐饑由予凉德忍獨享玉食乎命減御供五分一顧謂筵臣曰斯民也　祖宗至誠愛恤之民也予不能法祖宗保斯民後世將以予爲何如主也由是任事者亦莫敢不盡誠五月　王召對語筵臣曰君臣與朋友異朋友猶難責善況君乎伊尹戒太甲曰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人君聽言之要也予於諸臣進言有忼慨激切者不能無咈於心然事過之後平心思之未始不慨然歉愧

也又嘗於晝講因文義教曰昔緹縈以爲死者不可
復生刑者不可復續千載之下其言猶令人惻傷矣
講學之道當鑑古而戒今討捕營治盜專尚嚴酷往
往玉石俱焚故曩嘗累飭近復因循踵謬殆營將不
擇人而然也其諭西銓自今必歷營將然後方擬閫
帥凡討捕營承欵之類一如京捕廳移送秋曹者送
巡營盤問處決仍著爲令會有鞫獄　王親臨訊囚
按獄之臣請令捕廳先問罪人得實然後上于金吾
王始難之按獄之臣固請　王不得已從之有頃悔
曰獄有體罪人訊于秋曹上于金吾固也令治盜之

廳反爲治逆之廳而捕廳遂成金吾之幕府此路一
開予知後來搢紳亦難免其禍也亟寢前命以爲後
日法六月 王因事謂度支曰節儉實體行之甚有
味予在内則衣以紵傘以紬及至動駕然後袞與傘
皆錦盖動駕之時固自有體貌在也咨爾有司其悉
此以防尾閭秋七月 王將親享大臣以日熱請代
攝 王曰事 先何可擇時勿復言八月 王敎曰
自古制刑俱有其法法外之刑雖或取快一時終非
先王欽恤之意也予於乙巳既除壓膝刑壬子又除
捕廳剪周牢刑令只餘烙刑而已頃當親鞫亦循用

之然肉刑笞背五刑之一而漢帝唐宗猶且除之况
無於刑之刑乎咨金吾其永除烙刑著爲令冬十月
命設壇東門外索祭辛亥餓莩召對宣饌命有父母
者歸遺之於是諸臣爭取盈袖其無父母者空袖而
退　王爲之悽咽諸臣亦莫不感泣十一月平安監
司權以鎮啓鴨綠江把守卒冬月撤罷古也前監司
宋眞明承　聖教刱設然冰雪呵凍恐傷人請罷之
王曰冬月氷合乃把守之時然苟其非古也而把守
卒或有凍死者則是自我開死人之路何忍爲也其
罷之時大臣宗臣爭體例胥因下吏而曲實在大臣

王是宗臣而非大臣於是大臣呈告求遞弘文館上
劄言非所以尊朝體也 王曰人孰無過改之爲貴
予於敬大臣失之矣遂罷宗臣敦勉大臣復以相敬
之義飭宗府朝廷尋遣禮官致祭文純公李滉於陶
山書院命畫陶山書院以進十二月 王患風眩猶
孳孳機務至夜分不寐筵臣勸 王節損 王曰予
見 先朝季年違豫之中酬應萬機無少滯此我家
法敢自逸乎亡何謂筵臣曰始勤終怠人主之通患
而唐明皇開元天寶判爲二人尤其甚者也昔我
世宗朝命撰明皇戒鑑者 聖意有以哉命廣求其

書以進召對講陸宣公奏議 王愀然曰昔故左相
李集勸予講是書故相臣洪致中趙文命亦以爲言
其意盖以予量狹而欲借是書以開發聽納之量也
夫呂祖謙一介學問之士能因論語變化其氣質予
講是書若不能恢其量豈特負是書亦所以負三相
也然三相已亡不及見予之講是書傷哉悲乎遂親
製綸音三十餘行命政府求言補闕拾遺尋以諸道
歲末薦孝行卓異之士而京師則否非一內外之道
也命京兆歲末薦舉如諸道先是 王語筵臣曰予
自辛丑承儲慨然欲以大布大帛挽回世道自近以

來事不從心徒剋減爲政其流之弊將使史臣無日
曆而後已豈予前日立志之過哉大抵亡國之本奢
侈是已然祛奢崇儉亦惟在人君導率之如何予好
阿諛而使羣下忠直則不能行矣予着錦綺而使羣
下着木綿則亦不能行矣端其本正其原量力而漸
進倘庶幾乎至是復下教曰古者燔黍捭豚可以致
敬鬼神茹毛飲血可以辨別尊卑茅茨土階可以平
章百姓三代以降人文繁而奢侈盛然猶未若近世
也方今過年未婚者奢侈也踰月未葬者奢侈也祭
先不以禮者亦奢侈也夫草偃知風影正知表故匠

庶兹朝士朝士效貴戚貴戚本王宮予其敢曰惡奢乎哉尚方織錦坊可自今永撤勿復請設十年甲寅春正月命八道監司兩都留守廣印農事集成均布民間俾知 世宗朝導民務本之盛意親行祈穀祭旣誓戒會有鞫獄命過祭乃鞫弘文館上劄言非所以嚴鞫體也 王曰爲民祈年顧不重耶竟不從過祭明日行朝參於明政門蠲軍民已故者之丁布然後始親鞫訊一罪人無其實遂命宥釋出獄而斃王悔曰予殺不辜也史官書予之過使後世人主鑑戒也尋以備邊司提調分差各道句管堂上察所管

道內豐歉弊瘼與方伯預講而經理之 王方行次
對有鵲來啄右史毛席 王歎曰微物亦知毛席之
不可食而猶且啄之者迫於飢也哀我赤子無衣無
食顚連道路安知不如彼微物乎遂飭京兆及諸道
方伯勸農安集去擾民之政鰥寡孤獨廢疾者訪問
軫恤二月 王將幸 懿陵時鞫獄未罷羣臣請停
幸 王曰宋太祖臥榻之側他人鼾睡尚不憚行幸
予方君臨一國以卿等爲臣何憚之有乎不聽三月
親祀大報壇遣官致祭于楊經理祠夏四月親禴後
凡一事而屢見者皆不書五月 王講李忠定奏議

命以議軍政教車戰兩劄須示三軍門大將尋教筵
臣曰公而不明則以賢爲愚以愚爲賢明而不公則
雖知其賢不能用雖知其愚不能舍用舍之分不亦
難哉六月有以故叅議安邦俊所撰抗義新編進之
者 王覽趙憲壬辰倡義事嗟歎不已賜祭憲祠及
七百義塚復命兩南營刋印憲所手訂朝天錄日記
等書分賜錦山沃川兩書院秋九月 王飭諸道監
司守令民之避役者招徠安集新歸者減稅蠲徭務
盡蘇息之道因講詩之鴇羽而興感也十一年乙卯
春正月陳奏副使朴文秀言故兵使襄武公鄭鳳壽

丁卯卻敵事且進皇明所賜鳳壽銀牌票文 王嗟
歎久之致祭鳳壽錄其後夏四月以冬至使賫來文
緞賜京畿營買穀儲積先是壬子賑飢病京畿穀不
足及前夏時雨降 王曰人情得雨則弛追此有年
宜思備預之道也遂命京畿儲穀至是賜緞以助之
五月咸鏡監司論犯越民五十人罪 王遣御史按
查臨筵教曰寧失之寬毋失之猛仍命采訪文武士
可用者且訪見北鄙徵士李載亨使傳願見之意也
秋八月 王始欲謁 信孝二陵俄而謂有司曰夜
夢侍 先朝如平昔漢明帝夢園陵按曆卜日正好

爲法也遂幸　明陵九月日有食之　王親救食儒
臣陳故事勉戒嘉納之冬十二月　王聞四學舍頹
圮歎曰都内王化之本而學舍乃如此不可聞於隣
國其令竢春修葺嘗夜宣饌于入直玉堂曰　先朝
嘗教以寒夜念玉堂而撤御饌宣賜予夜不設饌故
自御厨具以賜可與左右史同飲食也十二年丙辰
春正月京民已故者悉蠲免其債而公限十五年私
限二十年從大臣言也東萊多士疏言壬辰死節人
宋象賢文也鄭撥武也不可同享一祠請二之　王
曰俞應孚豈不是武同享六臣祠不可以武而貶其

節也斥不納二月辛 光陵蠲楊州民役一等飭銓
曹錄高麗王遺裔立碑于永柔縣岳飛祠尋命二品
以上各薦才堪字牧者二人辛壬歉歲嶺南沿海民
全家死者悉免其田租夏五月錄戊申死節人南延
年李述源子孫下教于監司守令曰凶年之顛連者
監司守令知賑救之樂歲之顛連者不復置心任其
餓死道路何其與一夫不獲若撻于市者異乎大臣
言編配遭父母喪者許令歸葬法無其文也 王曰
王者以孝爲治如之何其不歸葬也可令歸葬六月
讓寧孝寧兩大君墓立祠其下給田置守塚復其戶

冬十月守令犯贓者禁錮終身薦主論罪著爲令十
三年丁巳春正月　王以五事飭廟堂方伯務寅協
也擇字牧也勉循良也勸農桑也修堤堰也二月
王自首歲開法講討論不倦會玉堂多不充久未開
講　王曰上雖倦怠下猶當勸勉以予晚學因春晷
漸長欲補前工之闕而玉署之門長鎖法筵之開無
期清燕顧問未有其人求諸往牒有是否遂命備員
日橫經講讀三月　王患臂手不仁猶欲親享皇壇
羣臣力止之　王曰崇報皇恩惟在數尺崇壇予曷
敢以小疾曠禮乎予病妨屈伸秉珪承筐懼有失儀

燕居之中試隷習之粗可以如禮也勿復言尋命政
院飭六曹修明大典法遠者察推慶尚監司閔應洙
疏言故叅判曹偉之寃死故左尹郭再佑之勳業故
郡守趙宗道之立殣請并賜謚從之復命公洪監司
建鄭忠信廟錄其後夏六月天甚熱 王猶講學不
輟至夜鼓四下乃罷大臣言太勞神用 王曰人主
一心萬化所本豈可以日熱怠乎 祖宗朝必不爾
故予使承旨溯考古事盛暑開講未有考祁寒則有
之寒與暑奚擇哉況一月六對尤可見 祖宗勤政
之盛意也是後季年 王竟行六對未嘗一有闕焉

秋七月 王將祈雨社稷時 王弗豫筵臣言在誠不在禮 王曰成湯非不足於誠何爲代犧桑林乎竟親行還至金吾門前命承旨放釋輕囚越二日復親祈 太廟不乘輦不張傘至 廟門雨下衮冕盡濕達宵祇事明日還宮遣宣傳官勞問軍兵八月 王幸 健元陵歷謁 顯穆徽懿惠五陵召見京畿監司及守令于齋室駕還明日行晝講犒饋軍兵九月命調用孔氏初 王未詳國中之孔爲先聖裔至是筵臣言先聖五十三世孫紹仕元爲翰林學士當高麗末魯國長公主來嫁恭愍王紹陪而來因家東

土東土之有孔氏始此故有是命考講館學生同分者令試製前庭較其優劣承旨言夜黑不可寫卷王爲撤御座燭與之閏月蠲京畿湖西湖南災損邑軍保米布時六鎮饑特賜奴貢米三千石復益以嶺南儲置米二千石遣御史監賑卒無一人流亡冬十月　王旣親享謂掌樂院提調尹淳曰昔人占國隆替必於樂今　廟樂繁促宜正之遣承旨放釋輕囚飭是後遇祁寒盛暑按例稟行命大臣備局堂上三司長兩局大將八道道臣兩都留守各舉人才十一月禁旅以行伍試藝陞之著爲令是月　王慮囚謂

筵臣曰 先朝每當御膳進供有雉雞獐兔之生者
必放諸禁苑予亦倣而行之蓋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之意也禽獸尚然况人乎十二月 王語大臣曰宋
李沆慮人主侈大封禪常以水旱奏誠得大臣體也
予素無學術粗聞聖狂之分在於一念且經歷世故
者多不待卿等之奏常自儆惕每夜睡覺幸今日之
無侈大也筵臣以程文之弊爲言 王曰蘇軾賢矣
哉得失置之度外憂君德不進也雖然亦惟在上者
之導率而已十四年戊午春正月遣官致祭于故忠
臣金應河以殉節之歲也夏五月安東人私毁文正

公金尚憲祠 王曰文正大節百世炳然敢私毀其祠乎亂民也首倡者刑配秋九月賜高麗忠臣吉再謚仍命致祭時慶尚監司李箕鎭以爲言 王曰種竹賜田罔僕之志確乎不可拔逝者有知豈以賜謚爲有光耶筵臣言鄭夢周朴尚衷皆前朝忠臣而我朝賜謚也 王可之命錄三人後冬十月 王講丘濬衍義至明禮樂篇謂儒臣曰猗我 世宗朝天降秬黍地出磬石遂與名臣碩輔制作粲然可觀今雖世變風移豈曰無樂顧未有解聲律者繁音促節非復 祖宗之舊且如與民樂古稱來往東西闕一章

方終今亦不能然嗚呼惜哉良久復曰我朝之五禮儀即皇朝之大明集禮然朝士無人習熟凡有大禮一諉鴻臚吏顛倒變亂禮尚如此樂何論乎亡何禁方伯守令之濫刑者京畿三南大同米命留其半于各邑曰古者有司之臣不以錢穀之數白于上者恐人主知其裕反生豫大心也予常因月終所上會要以爲安得儲積殷富效漢文盡給天下田租也今之儲留雖不能當給租庶可省轉輸費也十一月命文正公趙光祖故參判鄭蘊皆立後奉祀錄故府尹林慶業及皇朝提督李如梅後十二月大臣以伊川谷

山多盜請易以武倅　王曰爲治能否不係文與武況盜本良民使仁漸義摩龍蛇化爲赤子可也豈容以緝捕杖殺爲務哉宜先飭兩府十五年己未春正月　王親耕耤田飭方伯守令助民種糧及牛廣闢田野禁宗戚僕隷侵漁京民民有貧不能婚嫁者有司助之夏四月　王講丘濬衍義至郊祀皇帝親省牲誓戒百官歎曰敬祀典顧不當若是耶命禮官議大臣大臣皆以爲累百年不行之禮不必刱也　王曰無於禮之禮固不可刱禮所有者若之何不行也遂命自今親享省牲誓戒亦皆親之進宴于　大王

大妃朝士年七十庶民年八十以上者之子若孫官與資各宴其親五月追上 中宗元妃愼氏謚曰端敬祔于 太廟先是 肅宗時申奎上疏請復 莊陵位號又請復 愼妃位號 肅宗但復 莊陵位號至 愼妃事猶難之建祠置守戶是年春 王因事起感命中官守祠未幾士人金台南上疏請復愼妃位號 王曰君心趣向不可不愼漢武好理財則理財者進好開邊則開邊者進今台南必因中官守祠而爲此疏也然人君用言但觀其當否而已遂命百官雜議皆曰台南之言是也從之秋八月 王

幸　溫陵　端敬后新陵也十六年庚申春三月
王幸　明陵追思　肅宗朝建置大報壇爲之感慨
回鑾至宣武祠俯仰涕泗命官致祭親賦感　皇恩
詩刻揭于壁夏四月　王講周易至噬嗑之大象歎
曰人君講學非爲尋章摘句蓋將欲體行也聖人云
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
此豈非萬世龜鑑乎仍飭八道務詳愼庶獄右議政
兪拓基請續典錄通考　王可之且敎曰創業中興
之君尚寬大故國祚緜永繼體守成之主務苛刻故
子孫促亡輯是書者不可不知也未幾　王覽啓狀

有刺字語疑黥涅尚存於今以問拓基拓基對曰我國循用大明律大明律竊盜者刺字故議讞引其文實未嘗刺字也筵臣言法曹尚有黥涅具往往刺其臂不刺其面也　王曰身體髮膚同受父母其爲毀傷面與臂一也一傷之後雖或自新何能爲平民乎黥涅之具遄焚之刺臂之法且禁之比律引用雖曰空名安知後來不有實其名者乎宜去此名勿稱也

五月大同米田租減其半有司以經用不足爲言

王曰君臣以草衣草食爲心何憂經用乎遂命罷九營繕六月加上　孝宗大王謚曰明義正德親享

太廟還御仁政殿受百官賀秋七月羣臣以 王孝
弟之德與凡祛黨禍掃逆亂修祀典懷黎庶求諸載
籍尠有倫比屢請尊號 王固讓不許 大王大妃
勸之受 王泣曰請先進號 慈聖然後謹受教
大妃許之遂上 大妃尊號曰顯翼 王尊號曰至
行純德英謨毅烈 王妃尊號曰惠敬 王受冊寶
於仁政殿受百官賀於明政殿明日命承旨詢貢市
民弊飭各道采民瘼以聞八月 王親行釋菜于文
廟退御明倫堂設科取士命大司成月三至國子與
諸生會饌課其業倣周禮州陞學之法每式年諸道

各薦能通五經士一人入太學作成九月 王幸
齊厚二陵路過坡州文簡公成渾墓 王駐轎而式
以致敬焉遣官致祭于渾及文成公李珥墓旣謁
陵遂幸開城府御滿月臺設文武科取士餙甄用文
武沉滯人其當通清顯者通清顯至成均館行謁聖
禮周覽學舍歎曰美哉基也勝國好佛不好儒以至
於亡惜乎遂親書尊聖道刻揭明倫堂賜三經四書
各一部貯尊經閣復教曰 先朝癸酉幸故都也欲
視學未果但依 兩朝故事賜綿布今亦賜綿布一
百匹乃竪碑于善竹橋褒高麗忠臣鄭夢周之節又

竪碑于不朝峴以勗不朝人子孫之忠貞過四孝子碑命承旨問金業等子孫有乎無乎遂回鑾冬十二月諭巖穴求志之士出而造朝造朝者皆命乘傳十七年辛酉春正月關東饑遣御史監賑錮騎步兵布其尤甚邑幷免庸調時關北亦饑凡東北道方物物膳朔膳限秋成悉免二月擢前副提學金鎭商爲大司憲嘉其出處有本末語默以節也三月命儒名者勿施治盜刑著爲令初前叅判李春躋冠其子使庶弟夏躋掌具盛饌遍邀公卿韋布宴之與宴者多中毒歸死不死亦病羣怨擊鼓請治夏躋比死者一洗

王矜而可之於是羣怨以爲秋官常刑不足以取服逘捕廳雜施治盜刑備極酷烈夏躋竟死捕廳至是王親試講館學生謂命官宋寅明曰治夏躋所以慰孝子慈父心也然傳有之士可殺而不可辱夏躋曾以講生入此庭乃以治盜之律治之此路一開或爲後日法則滔滔之弊豈不自予始乎盖寅明子亦死於宴故　王及之尋命有司洗滌囹圄除其不潔夏四月革吏曹郎通清法改翰林薦爲圈　王痛惡黨習以爲黨習皆由新進士躁競相傾軋也命罷二薦諸嘗爲翰林者上疏引李爾瞻都堂會圈事以爲非

所以重史官也 王曰執藝之陳夫誰曰不可然予惡黨習熟思而審處之小官敢沮戲乎遂盡罷陳章諸臣五月以五禮儀宮殿門橋古今異名不便行禮也命前大提學李德壽正之待書成送于嶺南營刊行六月停關東掘白土之役仍命司饔院輟秋燔從御史言也秋七月召太學生于廣達門外賜饌饋酒命都承旨宣諭尊聖務本之道遵 肅廟故事也十八年壬戌春正月 王以黨議分爭多起於書院也命撤諸道五十年後新刱書院賛善朴弼周上疏請勿毀箕子孔子朱子三聖影堂 王曰草野之言可

不從歟遂許之三月　王親書周而不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不周寔小人之私意賜太學刻石竪于泮水橋夏五月日有食之　王前一日齋戒救食仍著爲令時癘疫熾甚多死亡　王命兩醫司分掌醫之全家死者自官收瘞六月築江華外城從留守金始爕之請也秋七月以李延德兼掌樂院正使考正雅樂國家經亂以後雅樂散軼笙簫管琴皆不備皇壇樂器太半以俗樂代亦不能備宮軒之制　王慨然命掌樂院提調閔應洙購得四器於燕京然其彈吹曲譜無知之者或薦延德知樂故有是命　王且欲

復 世宗朝報漏閣制命延德與巧思人崔天若講究之八月有人得古圭於平壤土中以獻曰此箕子圭也 王以問筵臣筵臣對曰殷尚玄箕子圭必玄而今弗玄伊靑非也 王曰然此必皇明 高皇帝所賜與我國而失於壬辰西狩者也亭皇壇時秉此圭不亦可乎九月慶州大水毁新羅憲德王陵 王遣香祝命道臣修之先是嶺南民運穀關北至海中渰沒 王曰爲北民而死南民仁之難全也如是夫命道臣設壇祭之冬十月命刋兵將圖說廣布中外十一月 王問京華士不肯入太學居齋命增上齋

生額百人爲率以會饌一日爲一點滿五十點者許赴泮試遂成講製節目命太學遵行明日召見太學生於崇文堂曰 先朝建此堂名崇文爲右文也今見爾等於此堂亦右文之意也十九年癸亥春正月朔朝 王率百官陳賀于 東朝以 王即阼後母臨二十年也三月命撰受教輯錄續編教曰是後非軍務而予或用棍喉院執奏刑曹叅議柳復明上疏請禁酒 王曰往者禁酒擾民而無實效予所以爲文戒之不設禁者此也且予見徒流案以酒充軍者多是乃齊之以刑也不先教化徒繩法爲快民何

以措手足乎不聽召贊善朴弼周至　王曰大臣方
請見然九經之序尊賢在敬大臣上故先召見卿矣
仍問三代後不復有三代何也弼周對曰行與不行
也　王曰何爲不行弼周對曰氣稟累之也　王曰
齊宣對孟子不諱好貨色予何獨諱卿乎予喜怒之
發常失其中雖自知爲病莫能改也弼周對曰先儒
云知如此是病不如此是藥　殿下旣知其病何爲
不改　王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弼周對曰誠意不
足未免於自欺也　王曰善哉言乎予之自欺已過
半生今而後當以不自欺爲勉也弼周仍陳李縡韓

元震不宜斥累年　王曰是予之過立命元震勿削
逸綷陞正卿夏四月　王享　太廟回鑾望　仁祖
舊宮感天時三周於龍興遂命歷臨倉卒陣不得成
列仗衛多失序掌令尹植諫曰不令於出　廟時而
令於路中無乃抑制羣下之諫止乎　王曰抑制非
其情也然言則是予當受而不辭遂擢植通政階尋
以享祀時羣臣祭服不中度命有司考大明會典正
之且親釐改儀註中節文之繁縟者下所司閏月
王酌獻文廟試士於明倫堂行大射禮於下輦臺
王獲三矢遵　成宗故事也命文衡記其事揭之明

倫堂建閣于享官廳東藏弓矢器服明日召太學生
於崇文堂賜酒宣饌饌凡五品酒凡三行先是 王
每祇事 廟中默數樂之章節其紀 第一室功德
者或奏 第五室紀 第六室功德者或奏 第九
室 王甚疑之至是以問筵臣筵臣莫能對遂命禮
官議大臣領議政金在魯對曰 世宗朝制樂時晨
祼及三獻樂章各除引入引出以九爲節而其八章
歷述 穆祖至 太宗及 元敬王后功德然後以
第九章總敘以終之此其制樂之微旨也及至 仁
祖朝羣臣不悟廟樂九成之旨遂以爲逐室各一其

章追製　宣廟樂章以十其九而今之樂師又不知其理亦以一章各奏一室所以功德不合於所奏之室也　王曰然　宣廟樂章今不可去之其以　太宗室之顯美章　元敬后室之貞明章合爲一詩俾不違九成之數且以今日釐正始末詳載儀軌爲後日考五月　王祈雨社稷不雨將復祈于北郊謂近臣曰祈雨不乘輦古也日者元老大臣苦爭故勉從之若是而何能感天神乎遂步輦至北郊祭畢雨王露坐良久乃還秋七月　王因事教曰國之用善人其利博哉漢廷有汲黯則淮南不敢叛也九月羣

臣請稱觴上壽於 東朝東朝欲 王亦宴羣臣於
廷 王曰謹受教遂以 誕彌節宴羣臣樂用雅樂
酒用玄酒饌品減其數冬十月贈嚴興道下大夫官
給祭需從禮官言也二十年甲子春正月纂小學宣
政殿訓義 王謂儒臣等曰小學一部是予平生尊
信之書也予欲做 世宗朝思政殿訓義以音訓事
實與先儒姓名出處分釋集解之下以便觀覽也於
是蚤夜召儒臣親自參訂既成示贊成朴彌周重加
校正行于世夏五月命纂續大典除全家徙邊律先
是 成宗朝纂修經國大典規模甚正條貫猶未詳

歷代增修各爲一書有前續錄後續錄典錄通考受
教輯錄等書門煩戶衆不便考据至是 王命設纂
輯廳差九堂上九郎廳分授六典刪繁就簡日引對
於前席親自勘定至全家徙邊律歎曰犯者罪矣妻
子何辜遂命除之秋七月命纂續五禮儀五禮儀亦
成於 成宗朝後多損益未有成書至是續之九月
王入耆社從羣臣請也 王至耆社拜 靈壽閣召
見潛邸舊洞父老年八十以上賜米布有差明日召
耆社諸臣宣法醞教曰 先朝己亥錫宴于耆社臣
今但宣醞以不敢先於 東朝進宴也冬十月進宴

于 大王大妃 王親爲詞侑歡其詞曰瞻彼 實閣兮受几杖來奉歡 長樂兮禮宴大開頌祝岡陵兮斯萬歲丕極歡而罷退語羣臣曰親在不稱老然靈壽閣所受几杖奠于 東朝座右歌此詞聊代斑斕戲也二十一年乙丑春正月關西御史歸奏寧邊府有 毓祥宮折受頗爲民弊 王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况 先朝至誠愛恤之民乎其罷之三月 王欲親享大報壇羣臣止之 王曰予若益衰欲躬行得乎竟親享命修萬東祠給免稅田夏六月減關東貢蔘給續田以補民役秋七月敎曰吾東方道學

文章高麗圃隱實倡之可遣禮官致祭頃年予幸松
京表章不朝峴杜門洞以追式商閭封比墓之義令
聞杜門洞遺裔多販商宜甄用之冬十一月稱觴
東朝二十二年丙寅春二月 王召文學臣語之曰
昔人以讀書爲求放心有旨哉予自纂小學訓義每
端居躬念 世宗以東方聖人制作禮樂今予何敢
望唯有略記平日見聞與繼述之意以自警省且以
示後世子孫而已遂日引對于便殿撰內外編至戒
飲食謂諸臣曰昔我 宣祖新承大統宮人欲試度
量飲食故不潔 聖祖一不形於色辭宮人惶恐乃

止至令宮中傳爲美事予於飮食未嘗揀擇有所受也書成名自省編仍戒羣臣曰自今言動政令有違於自省編者其以自省編陳戒也亡何 王召接儒臣頗簡儒臣引自省編以爲戒 王嘉奬賜豹皮夏

四月 王下敎曰土地之生財有限軍國之需用無節一使之行費礦銀十萬以充王公卿大夫匹庶所需之綾羅今窮村僻野亦皆綾羅竭一國之財助一時之侈嗚呼可勝歎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始自今節使上而袞衣下而朝衣所需外綾羅一切嚴禁軍用不在此限如有否者書狀官當罪以不職也

是夜召承旨王堂語之曰予素有志於大布大帛欲自宮中先之然以上奉 慈聖故未敢也今適起感洞陳平素志於 慈聖慈聖喜曰昭儉 列朝盛事爾若有意夫何難乎華美非吾好也從此宮中可以不高髻可以不廣袖又可以衣不曳地咨中外臣庶咸體此意俾民如影之惟形 王復以陸宣公奏議中六條語書付座右以自戒曰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剛愎命諸臣仰視而教曰予犯六病者卿等宜戒之且曰魏徵戒唐宗云初則諫者多今則諫者少此無他樂聞故諫者多不樂聞故諫

者少也秋八月 王召儒臣講詩之關雎謂儒臣曰
理義者天下萬世之公物也雖生師之間不必苟同
况君臣之際豈苟合爲是乎初 王以關雎爲文王
作而非宮中人作及是筵臣謂以宮中人作故有是
教 王將欲觀刈有司奏曰凡親耕後耤田任民耕
種不藝九穀亦未嘗供粢盛也 王曰神可欺乎自
今藝九穀以充粢盛也九月追奪趙泰耉柳鳳輝崔
錫恒鄭楷權益寬等官初 王招延前大司憲朴弼
周進秩爲吏曹判書咨訪治道弼周進袖劄請先正
辛壬諸賊罪 王沉吟曰會當與大臣熟議而處之

至是三司啓曰泰耉自 殿下潛邸陰懷畏忌翔昌嫌二字及 儲位已定則劄救賊輝獎以忠赤代理有命則不有臺言闖入北門虎龍之變上則敢陳毋究梁獄之說白望之招出則誘以死中求生之言其前後凶言一轉爲鳳輝之疏再轉爲一鏡之教文三轉爲戊申諸賊之詬天罵日請泰耉追奪官爵辛丑建儲卽我 景廟體 肅考之遺意承 慈聖之明命 手書面授處分光明而鳳輝則謂之忤惡草率使令催督 宗社有托八域同歡而鳳輝則謂之人心疑惑久而靡定至若無人臣禮四字是漢御史劾

廢立之語而　景廟之終無嗣續渠豈獨不知乃以
顯望僉斯爲言此諱疾之論所由始也請鳳輝追奪
官爵又論光佐之粧出誣獄盡露白望之招賊鏡敎
文後擢擬本兵有若酬勞者然李潛凶言賊鏡比之
茂陵光佐沿襲至請褒贈泰徵思晟輩皆光佐所汲
引卵育而戊申稱亂亦非别人錫恒之主張誣獄與
泰耉同一凶心誣獄旣成必請賊虎之錄勳又欲奏
聞彼中借勢脅持至若緩倹獄以致徑斃則盤問路
絕以代理比之傳禪則語意凶慘泰億之敎文指意
與一鏡相表裏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奏引用唐宦

擁立昏辟之事且一鏡教文牒血行盃等語視爲當
然一任騰播請幷追奪官爵從之先佐泰億以施律
過多不從楷益寬因憲府啓追奪命生員進士以幞
頭襴衫放榜遂爲定制先是 王欲復中朝進士科
幞頭襴衫戴蓮花聞喜宴等制然襴衫未知其式筵
臣有言故吏曹叅判金玏當皇明 神宗時奉使朝
天 皇帝宣賜幞頭襴衫及大學衍義一部玏歸以
巾衫藏之安東學舍衍義亦有御寶眞蹟今兵曹正
郎權萬云 王曰萬無乃忠定公權橃後耶昔我
中廟與宰樞爲賞花宴于慶會樓下旣罷內侍拾得

袖珍近思錄進于 中廟中廟敎曰此必權橃袖中物也命還之是亦千載稀有之盛事咨政院公移嶺南營二書與衣冠使二臣之後領來也至是萬與玏之孫弘運領至時 王弗豫强起盥櫛衣服冠而坐召見二人曰待鄒魯之士不宜效漢高箕踞况皇朝舊物尤宜尊敬乎遂命賜三經近思錄大學衍義飭所司幞頭襴衫得其式還歸弘運於是生進衣冠悉復明制其戴蓮花聞喜宴議不一乃止冬十月濟州貢枳實 王曰予聞官數枳樹責出其實於民故民或撼樹自枯云豈不哀哉其還送濟州勿復貢十一

月 王下教曰親耕觀刈皆所以重祀典也君耕而
民取與民農而君刈俱不便箕城井田雖難復古然
若因此會以王城東之耤田放遺制爲井形取公田
之一以供粢盛其餘八區盡蠲其稅則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之詩可復詠於千載之下其令太常講定節
目以奏十二月命復金宗瑞皇甫仁鄭苯等官感
肅廟復六臣官也二十三年丁卯春正月上 大王
大妃尊號曰康聖 王率百官進箋稱賀以 大妃
周甲也教曰 太廟之錦不紋而予儀仗尚紋豈致
美黻冕之義乎紅涼傘去其紋日傘以紬他儀仗視

此三月　王謂筵臣曰　東朝偶撿集祥殿舊藏得
一玉帶賜予卽　宣廟所嘗御而　肅廟乙亥御此
帶朝參今忽得之亦異矣哉明日遂御古玉帶焚香
于　璿源殿是年秋亦以此帶試士于勤政殿是月
王御禁苑之觀豐閣觀種稻歎曰是猶用人乎才雖
可任讒說甚間則種稻乾土而望有秋也是猶納諫
乎雖有忠讜不能見容則疎棄老農而任私智也是
猶爲學乎非不講學有時間斷則灌漑不勤而欲成
實也復下教禁巫覡淫祀曰太學古有李穆予之耳
目亦有李穆者乎飭京兆五部惑世誣民之類送法

曹施刑秋七月　王臨筵語諸臣曰予每恐如唐玄宗之初晩兩截寒花晩香亦有時凋枯終不如芙蕖之出淤泥不染也尋因事辭教頗不平旣而悔曰自省編成予戒諸臣以將此編規勉當時之校正者編次者亦與今筵而無一人敢諫此固予自反處然亦豈無交勉之道乎幷問備先是命國陵封標之地未葬者禁葬已葬者遷移而士大夫已葬者勿論至是承旨奏封標八十士大夫犯葬已三十國祚緜遠將不知爲幾百代則八十猶少況五十乎士大夫犯葬遷移便也　王曰漢光武自言安知踰年而享國長

久秦始皇必欲傳之萬世而二世遂亡國祚脩短唯在保民豈名山衆寡之云乎誠使盡用五十亦已多矣何必廣其封標害及白骨也時有以蔭同樞者乘軒王曰繁纓小物也而夫子惜之朝著等威不可紊也非曾經京兆亞尹同敦寧者毋得乘軒著爲令八月有淫獄王下教曰周南之化及於江漢先正趙光祖爲都憲男女異路凉德臨御不能教化淫風肆行此無他學校之政廢而小學之教弛也京之太學四學外之鄉校書院皆講習小學以爲常教官之誨童蒙守令之教小民亦必以小學之道當是時

王春秋高恐志氣衰而政事惰益奮勵爲治又慮羣臣隨 聖心所向務爲變更乃敎曰先儒譏漢文不能改正朔易服色然人人輕議典章則一事更張百弊紛起咨廷臣須知予之奮勵只欲修擧舊章而已九月遣禮曹郎遍審高麗王陵毁者修之犯耕者科治之命復安平大君瑢官視金宗瑞皇甫仁等例先是國典 大王嫡孫不限代勿充軍役支孫限九代景宗壬寅廷議減其代數及 王卽位命一遵舊典備邊司講定令式有曰限代中稍有士夫樣子者勿定軍役至是 王始聞之歎曰令諸臣登顯仕於朝

廷則其先之嫡長爲守令者不敢充軍役況 大王
嫡孫豈容以士夫㨾子有無而爲之取舍乎甚無謂
也令宗簿寺關飭外方亟去此一句冬十月 王下
教曰禮云刑不上大夫今也朝侍從於禁闥夕決杖
於囹圄惡在其禮使之道乎自今關係贓汚外凡侍
從議讞杖律以贖論二十四年戊辰春正月命殿講
武臣以兵書其年限講規一如文臣殿講例著爲令
二月改摸 肅宗眞容 王親奉于 永禧殿還至
慶熙宮之景賢堂召董事諸臣賜饌餘奏軒架以勞
之親爲辭戒太康命諸臣和夜分乃罷明日入直儒

臣金尚喆等上劄言我朝用樂之節非朝賀進宴則
宮庭未嘗舉也　王手書賜批賜馬奬之夏五月命
閣光化門舊鍾以有　世祖封號也秋八月以倭貢
繒紬彩綾七百餘疋分賜戶曹三軍門京畿營及市
廛民冬十一月減冗費二十五年己巳春二月命纂
度支定例夏四月幷享皇明　太祖高皇帝　毅宗
皇帝于大報壇先是　肅宗甲申築壇墠于北苑祀
神宗皇帝以報壬辰再造恩至是　王覽明史有曰
崇禎丙子正月　毅宗皇帝因我國被圍請援命總
兵陳洪範調各鎭舟師赴救是年三月山東巡撫顔

繼祖奏朝鮮已失守皮島鐵山且危宜勅洪範及沈世魁二鎭堅守皮島　皇帝以繼祖不能恊圖匡救切責之　王於是感泣曰使正史而出於　先朝甲申也其幷祀　毅皇必矣又况我東之封典國號皆高皇賜而禮遇之隆逈越前代者乎幷祀　三皇我國家崇報之禮亦宜之遂命刻日舉行　王親亨以妥之方灌鬯始事白雲一道起自北方蜿蜒亘于壇上有風颸颸引靈雨微灑比　第一位獻畢風恬雲淨月星明槪與祭羣臣相與竊歎以爲感應捷矣舉悽然有神州之思旣卒事遣禮官致祭于宣武武烈

祠及江都忠烈祠南漢顯節祠秋七月左議政趙顯命請吏曹叅議長望差除弘文錄亦如翰林召試以熄傾軋之弊　王曰譬如防水壅于東則決于西豈更法可矯乎況玉堂人君所以講學求助者不可召試也八月　王親政飭兩銓恢公歎曰政與學只在爲人爲己之分苟其爲人也雖公亦私唯濟人不可避要譽之嫌所謂作之不已乃成君子是也九月飭士大夫婚娶必親迎自國婚至士婚禁油蜜果於同牢卓十二月　王下教勸學曰學之爲道不肖者可以賢不能者可以能世俗甘自暴棄昏其鏡沙其珠

何哉咨搢紳大夫賢關多士莫曰言敎勤乃問學二十六年庚午春正月　王以正風俗當先崇儒乃遣官致祭于故贊成鄭齊斗朴弼周故贊善金榦擢前執義閔遇洙朴弼傅通政階時癘疫熾禁衛御營上番軍多死亡　王命兩營助之葬其寡妻孤兒令所在邑撫恤二月使燕還者以宋丞相文天祥像獻之王以六鎭五國城有宋帝陵欲建祠其下以文天祥陸秀夫幷享之詢于大臣大臣以爲不便遂命配其像于臥龍祠遣承旨致祭罷生員進士物色之規先是生員進士會圍圻名諸考官先窺覘入格封彌擇

其有地閥文望者擢置壯元其生員之第三進士之第六俗稱居是序者無命蚤死故又擇鄉曲賤士以充至是　王曰此公乎私乎嚴科場之道不當爾也自今永罷犯者以用情律論秋七月行均役法初肅宗欲矯良役弊屢命羣臣雜議而戶布結布游布丁錢互持甲乙卒未能行及　王卽位設良役廳擇任堂上數人專精講究以未得善策尋罷之是年四月　王御弘化門召五部士庶詢曰生民之弊良役爲大不早更張莫知稅駕何地肆我　聖考必欲矯捄羣臣竟不能奉承德音予庸痛慨今強疾臨門游

布口錢已知其不可行戶布結布何便何否外此亦有可以矯捄者乎士庶皆對曰戶布便其以爲結布便者又十之二三　王以問羣臣戶曹判書朴文秀對曰戶布不能當經費之數其惟戶錢乎大戶一百文中戶五十文小戶三十文可以行也　王曰咄哉瑣瑣非國體也文秀曰臣始欲汰冗縣以補經費而殿下難之諸臣又難之故思其次也無已則戶布立其本而未足者以魚鹽足之庶乎其可也領議政金在魯曰戶布不如結布結布幷田租出稅官易收而民不撓也　王猶未決命諸備堂直宿備邊司講確

便宜既月未得長策至是左議政趙顯命爲陳洪啓禧均役之策　王始難之竟從其言盡蠲國中良役一匹别設均役廳專管魚鹽結錢選武布等稅又益以儲置常定米及外邑隱餘結以充經費分遣均稅使於八道釐正魚鹽稅查鉤隱餘結遂嚴立科條飭令與役毋得妄議變更及季年　王語人曰倡均役之論者子孫繁衍然後方信均役之有實效也九月王幸文廟酌獻試士尋幸溫陽之溫泉浴疾也所過路儒賢名相忠節人墓皆遣官致祭設道科取士蠲湖西民租稅遂回鑾二十七年辛未春二月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貞德　王率百官陳賀頒赦停諸
道方物不新儀仗輦輿　慈敎也北關饑命移關東
嶺南穀三萬石載之戰兵船浮海輸北遣御史賑之
三月　王省牲于大報壇以是月十九日爲　毅皇
殉社日命有司停樂　王率時原任大臣九卿至後
苑之映花堂前北向四拜仍命禮曹當　高皇　神
皇禮陟日亦行望拜禮以爲常秋九月頒守城節目
二十八年壬申夏五月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壽
昌　王尊號曰章義弘倫光仁敦禧　王妃尊號曰
莊愼以　王有皇壇格神之德也六月命設編輯廳

纂喪禮補編斟酌損益皆出 王睿斷秋九月我
主上殿下誕降封爲元孫冬十二月置貢市堂上三
人釐正貢市民弊二十九年癸酉春正月 王親耕
耤田耕牛減其半除從耕宣醞設科等節夏五月
王祈雨北郊旣初獻有聲蕭颯命撤帟雨立比卒事
冕黻盡濕後三日以雨未足復親禱于先農壇霈然
乃止六月禁三江數罟 王命釐正江民弊任事者
成節目進之中有寠網語 王曰寠網盡取豈王政
乎其禁之犯者徒配秋八月 昭寧墓改稱爲園
毓祥廟改稱爲宮置守衛官守僕守護軍祭享一惟

宮園例追上　淑嬪謚曰和敬以　淑嬪封爵之周
歲也　王謂宗伯曰漢唐以來中朝皆追崇所生而
我朝家法嚴且有　聖考下教故予意未嘗及於追
崇唯此一事庶乎斟酌得宜然外人不諒必曰尚有
餘事也九月教曰今俗稱樂院爲梨園梨園唐明皇
所名奚爲於法樂之府乎其禁之壽命講書院所藏
楞嚴經移置北漢中興寺以示闢異端之意冬十一
月惠局奏紅腐米積之久反傷新米宜輕其價賣與
饑民以無用爲有用也　王曰善然若其不可食也
豈容欺元元乎予當爲民先嘗速取紅腐來十二月

加上 肅宗大王尊號曰裕謨永運洪仁峻德 仁
敬王后尊號曰宣穆 仁顯王后尊號曰淑聖 大
王大妃尊號曰永福以明年爲 仁顯王后再正壼
位之年且爲 王周甲也三十年甲戌春正月朔朝
羣臣以 聖壽請賀 王不納遂謁 太廟 靈壽
閣 毓祥宮二月嶺南釐正使返命 王從容問民
疾苦以及風土俗尚釐正使盛陳採鰒漢佩瓢潛海
狀 王誦聶夷中詩曰辛苦過於粒遠甚忍令登盤
乎立命停生鰒魚貢獻三十一年乙亥春正月上元
日 王率百官賀 東朝以明年 東朝壽七旬也

三月尹志李夏徵等伏誅追施趙泰耉柳鳳輝李師尚尹就商及一鏡疏下諸賊等逆律追奪李光佐崔錫恒趙泰億等官志就商之子也先是乙巳鞫就商拷掠死志竄羅州日夜怨國使其子光哲交結羅之吏鄉爲稧募衆圖不軌掛書于客館望華樓以撓人心監司趙雲逵鉤得之以聞 王鞫志等辭連諸賊誅竄有差事在闡義昭鑑志簑笥中多夏徵牧羅州時往復書綢繆甚密遂鞫夏徵夏徵辛壬賊明誼明彦姪也敢稱一鏡等七賊疏以爲有臣節廷臣莫不駭憤請誅之且以耉輝等爲諸賊根柢請并施追律

從之錫恒丙午追奪後因光佐入相復官至是與光佐泰億同追奪秋八月命設編輯廳纂闡義昭鑑紀逆變源流也三十二年丙子春正月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隆化　王尊號曰體天建極聖功神化　王妃尊號曰康宣　王親行祈穀誓戒於明政殿訖召大臣宗伯太學生宣降絲綸以文正公宋時烈宋浚吉從祀文廟二月　王酌獻文廟退御明倫堂親誦大學序命講書官太學生以次講詩傳中庸討論文義下綸音勸學遣承旨致祭於麗朝名賢鄭夢周墓以東方道學之宗也夏五月飭諸道勸農　王親

御苑觀耘以爲民先六月命圖畫文成公李珥石潭
書院及幽居以進因聖學輯要曠感也秋七月 王
以 東朝七旬召耆社臣宣饌以飾慶 東朝亦以
王六旬有三具饌以賜之及諸臣醉歸 王至 東
朝侍話以悅 東朝心比退則天已明矣不脫法服
直諸正堂召儒臣講中庸越數日率耆社臣及宗親
文武卿宰年六十以上進賀于 東朝旣而又欲與
士庶同慶爲設耆老科試儒武年六十以上圻號唱
名如例八月 王復親率百官賀 東朝以 東朝
誕彌節也三十三年丁丑春正月文武堂下官沉滯

者疏其名爲帖進之以備甄用遣官致祭于壬辰戰亡場之在安邊者又祭于江華忠烈祠命不祧文忠公金尚容廟嫡長世其官時淮陽金城饑民多流入京師　王命惠局賫其糧回籍遣安集使安集淮金民賑之蠲淮金租庸調二月　貞聖王后徐氏薨　王命喪禮從略自公除前勿禁士庶葬三月設兩賑廳分賑饑民二萬餘口是月　仁元王后薨初　后遘豫旋瘳　王喜甚稱慶蠲諸道舊逋親自疏決宥死罪以下未幾　后復沉篤　王遣官祈于山川即下庭俛伏涕泣禱天願以身代哀動左右及　后薨

王思慕不已名其堂曰永慕夏四月遣御史安集丹陽懷仁流民以儲置米賑之五月旱 王責己減膳飭濫杖遣官祈雨于山川天乃雨六月葬 貞聖王后于弘陵國制 陵寢設四方大石調僧民運輸往往有壓死者至是 王命悉去之事在喪禮補編秋七月葬 仁元王后于明陵事大小 王躬自照撿必誠必信克遵 后志凡 陵殿費減庚子三之一免京畿結錢及北道田租亦三之一八月 王御經筵命錄故相臣盧守慎後以講夙夜箴註解而起感也冬十月飭銓曹疏擧淹滯遣御史安集清安流民

運耽羅穀賑之十一月遣官致祭于成三問等六臣祠十二月改修 仁宗諡冊奉于 仁宗室凡諡冊與寶必奉于 太廟當室之傍而 仁宗諡冊失不傳焉至是將埋 貞聖后虞主于 廟庭掘地得玉札一片諦視之乃 仁宗諡冊也 王甚異之親寫全文鐫于玉合成完篇藏于 仁宗室命堂下官紅袍易以青綠從大典也三十四年戊寅春正月 王將親祈穀于社稷大臣以 王春秋高不可以筋力爲禮力請代攝 王曰天爲民立君豈爲君生民乎竟親行之三月 王下敎雲觀曰山頂封胎與一縣

藏一胎不其謬乎令考實錄 先廟與諸大君王子胎封同在一岡法 祖宗當由此始自今勿拘代之遠近藏胎一山相距無過二三步以岡盡爲限而嫡子衆子元孫郡主勿貳之秋七月命諸道錄上皇朝人遺裔飭守令之誤充軍役者施以制書有違律八月 王幸 明陵回鑾見秋霖傷稼歎曰是吾過也命減膳十日以謝農民冬十二月命禮曹撰皇壇奉室儀三十五年己卯春三月命關西道臣悉焚債券增江界貿蔘之價夏五月祔 仁元王后于 太廟肅宗室頒赦命軒架陳而不作曰昔夫子於子張子

夏皆許以君子而我朝結綵歌謠　聖祖除之前後
鼓吹　聖考陳而不作非敢過也是亦禮爾六月以
王封爵之周甲御正殿受羣臣賀冊鼇興府院君金
漢耉女爲　王妃秋七月冊我　主上殿下封王世
孫是月　王謁　太廟拜皇壇酌獻文廟教曰漢高
四百年基業實本於太牢祀孔子其禮不可畧也仍
命四聖位亦幷親獻啓聖祠行再拜禮八月　王下
教曰人君以法御下若隨意低昂人何能措手足乎
庚子以前未有不待結案而正法者一番行之遂以
爲例甚或以一傳旨正法日後爲君者任氣循襲爲

臣者逞黨循襲其流之弊自我導之興惟及此不覺
懍惕今後不待結案者軍門梟示者傳旨正法者追
施逆律者一切永除君或有犯執法之臣將此教爭
之苟爲不然而迎合承順此宵小苟容之流王章昭
昭天網恢恢安敢逃其罪乎遵之則興不遵之則亡
咨金吾秋曹兩司刊印藏府永垂諸後三十六年庚
辰春二月濬川川合白岳仁王木覓之水襟帶都城
中東出五間水門又東爲永濟橋東南會中梁川入
于漢江輿地勝覽所謂開川是也當　世宗時李賢
老請禁投穢物以淸明堂之水集賢校理魚孝瞻上

疏斥其勢不能行 世宗是孝瞻而不用賢老言歷
代尊信 世宗朝事遂幷疏濬不舉者且三百有餘
年川漸壅閼幾與隄平霖潦之餘往往有汎濫之患
王用耿亳故事屢臨門詢衆庶僉曰濬之便 王曰
是雖爲民豈可煩民力乎乃捐累萬緡雇丁夫濬之
戒勿催督不月功告訖於是設濬川司以兵曹判書
漢城判尹三軍門大將兼濬川堂上置都廳郎廳各
一人每歲濬川以爲常夏五月 王祈雨南壇回鑾
至太常見神室有一位版題曰大明東征官軍遂命
忠武公李舜臣之孫泰祥爲獻官皇朝提督李如松

之孫萱爲大祝設壇致祭于露梁仍以位版配食宣武祠冬十二月　王命大司成率國子生入侍又命替直儒臣入侍敎曰君師之責予敢云然耄期也月三講中庸未見實效欲與卿等及諸生問難以補予涼學也於是自夫天人性命以至存養省察出幽入微洋洋討論其言皆可書也凡在筵諸臣悅疑身在回琴點瑟之間非辟之心無自而生同起身請曰人才作成講說爲大觀於洙泗濂洛可驗也今玆之舉其爲風動觀感固不淺尠然不有定制使民自化雖堯舜不能也敢請所以定制者　王曰善師儒之長

與國子生月三講會於明倫堂毋綴章句專尚理義也三十七年辛巳冬十一月命輦輿用金者悉易以銅十二月敎曰我東之禮樂文物侔擬中華皆箕聖之遺澤也特遣重臣致祭箕聖墓尋命閫帥決杖亦如侍從例以贖論三十八年壬午夏四月飭京兆五部幼失父母冒他姓以爲姓者令各自陳凡六十餘人悉復其姓冬十月遣安集使安集畿甸三南民罷南北漢江都御供米三十九年癸未春正月 王御勤政殿舊址受羣臣賀以 聖壽七旬也尋朝參於延和門以六典飭六官曰何以用人恢公祛私何以

擬守令爲官擇人咨吏房承旨飭吏曹戶口寖矣宜
正之生民倒矣宜拯之國儲竭矣宜節之咨戶房承
旨飭戶曹祀而不潔罔以格神禮而失序罔以爲國
咨禮房承旨飭禮曹戎政踈虞責惟司馬武夫多滯
咎在西銓咨兵房承旨飭兵曹囹圄之囚非人非鬼
傷天和多矣細考文案夫豈無求生於必死者乎咨
刑房承旨飭刑曹工匠亦民耳睊睊且不保朝夕莫
曰水部閑局修乃職事咨工房承旨飭工曹三月湖
南道臣啓饑民死者四百五十三人　王曰予之過
也命減膳三日秋八月教曰昔宋仁宗見貴妃首飾

皆珠有滿頭白紛紛之語貴妃惶恐去珠仁宗大喜剪牡丹花賜之不數日京師珠價賤上行下效蓋如是捷矣然予則曰蕃商之賈珠售市此奢侈之本也不揣其本惡乎齊其末哉於是命買珠倭舘者以潛商律論四十年甲申春正月 王設人日製親策多士對者無切直語 王乃教曰烏鳶破卵鳳凰不至是必由李顯弼也予雖否德粗聞無若丹朱之語禹戒之舜受之外施仁義之語黯言之武容之豈獨於一顯弼也不施寬假之典乎顧其用心不正故因臺請處分而不虞士氣之摧沮今當白首暮年豈不思

裕昆之道乎李顯弼給牒敍用二月 王與宗親文
武年七十以上人行大射禮明日親耕耕耤田三月
王親享于大報壇旣卒事餘誠未已露伏壇前至天
明有白氣彌亘黃幄上見者異之夏四月禁中外巫
卜雜術五月以文純公朴世采從祀文廟冬十月飭
士大夫親迎禮因講詩之齊風而興感也四十一年
乙酉春二月 王率大臣備局堂上至于南郊省耕
臺省耕助饁民種三月 王親享于大報壇旣撤語
諸臣曰亞獻而氣益清殆若神助也夏四月 王親
綸秋九月 王命印麗陵禁標受敎分藏五史庫頒

于開城江華京畿營禁民耕葬犯者幷地方官科罪四十三年丁亥春二月 王與 世孫親耕耤田前一日祀先農 王初獻 世孫亞獻 王五推 世孫七推 王妃亦與嬪御親蠶于景福宮採桑壇三月全州火延燒二千三百餘戶命給米二千三百餘石貸結錢一萬兩夏四月頒蔭于政府喉院八道兩都冬十月命錄文正公趙光祖文純公李滉後四十五年己丑夏五月 王幸耤田觀刈回鑾明日召國子生誦夙夜箴以自儆越數日親受小麥飭京外同斗斛權衡四十六年庚寅春正月設編輯廳纂文獻

備考國朝典章有金櫃石室藏之名山外此無徵凡
祖宗禮樂文物老師宿儒莫或知其沿革六官庶職
皆憑胥史傳說轉輾訛謬漸失其舊於是 王命纂
是書篇目一惟馬端臨之文獻通考而稍加檃栝自
是國有事考据多賴是書夏四月頒測雨器 王得
世宗朝測雨器之制命度支製置兩闕及雲觀且分
送兩都八道每雨澤以尺寸報因編象緯考有是命
六月州府郡學同配六賢如文廟位次因編學校考
有是命永除捕廳之亂杖刑因編刑考有是命秋七
月 王與 世孫幸弘文館講學宣饌四十七年辛

卯冬十月建 肇慶廟于全州初七道士李得履等上疏請建國朝 始祖新羅司空祠 王命宗伯就大臣議議不一復召問廷臣廷臣皆莫能對 王曰禮緣人情今朝鮮士大夫猶且尊敬始祖而飾其禮況國之 始祖乎高句麗新羅亦皆有始祖廟禮固有因俗義起者也於是遣有司建 廟於全州 慶基殿北命 世孫題祠版稱 先公奉于資政殿日具袞冕展拜命大臣宗伯具儀仗奉至 廟安之蠲湖南十一邑結錢選武布及舊逋京畿湖西華過邑視此四十八年壬辰春正月 王召見國子生於便

殿宣饌賜四民米有差京外貧不能昏葬者官與資
昏葬三月 王率皇明人遺裔及 宣廟壬辰死節
人後孫詣勤政殿舊址行望拜禮以重逢再造之甲
子也冬十月加上 顯宗大王尊號曰昭休衍慶敦
德綏成 明聖王后金氏尊號曰禧仁以功德當入
世室也尋加上 王尊號曰大成廣運開泰基永
貞聖王后徐氏尊號曰恭翼 王妃金氏尊號曰睿
順羣臣請之也四十九年癸巳春正月 王御崇政
殿 世孫率百官賀以 聖壽八十即位五十年也
懸申聞鼓於建明門令民抱寃者擊鼓以聞賜四民

米有差二月行養老宴　世孫請之也夏六月石築開川先是濬川病兩岸爲潦壞缺閼于川乃植楊柳以防之然猶不能堅完至是　王命以石隄之牢固精緻儼成王居之體勢功旣竣　王與　世孫臨廣通橋顧謂　世孫曰有志者事竟成凡欲有爲當先立志勉之哉五十年甲午春正月　王御勤政殿址行登俊試修國初故事也三月　王下敎曰我國奴婢法刱自箕聖然箕聖特設此以禁竊盜而已豈使其世世子孫長爲奴婢乎又况祖庸調之法男有役而女無役今奴婢幷役甚無謂也今後婢貢亡論公

私盡革之其取給經用者備局惠局商確以聞先是
三十一年 王憫內寺奴婢不得昏娶欲盡革其名
病經用無以充只命奴貢減一匹婢貢減半匹至是
悉革公私婢貢其經用以羅代之是月 王幸玉堂
春坊親講聖學輯要 世孫侍講宣饌于玉堂春坊
夏五月旱遣官祈雨以十事自責求言開囹圄釋囚
天乃雨秋七月 王受賀于崇政殿減今年田租之
半撤九營繕蠲貢市民征士庶年八十以上各加一
資尋與 世孫幸彰義宮召耆社臣及洞民年八十
以上者賜帛有差五十一年乙未夏四月 王行朝

講朝參歎曰視事講學人君之職故曰一日二日萬
幾也予思癸巳朝講朝參事强起臨筵而及夫講書
已不能成聲雖欲復爲此事何可得也冬十月 王
有疾弗豫十二月命 王世孫代聽機務時 王居
不能坐坐必令 世孫扶視亦不能辨物 世孫常
在傍告之由是太醫晝夜不離藥院提調晨入三進
湯至夕乃歸者已有年及冬氣益綴痰升降不已嘗
命行常參令旣具 世孫請止之 王曰是予夢語
也然旣命矣不可不實其言也遂命左右扶以出欲
陞座氣昏還內語 世孫曰欲令汝代聽者久祀典

攝行爲之兆也且戒以自今夢語汝可勿布亡何敎
曰今日陳賀百官入集慶堂行禮時夜已五鼓中官
傳于政院賊臣洪麟漢方爲左議政必欲宣旨 世
孫屢遣人謂麟漢曰待天明䝉降頒此敎未晩也麟
漢終不聽竟夜促百官會都人莫不驚駭詰朝左右
以告 王歎曰百姓皆謂予耄荒之君也於是以不
稟 世孫罪中官仍命行禮罷遣百官自是 王益
決代聽志執 世孫手語之曰予欲傳禪於汝予衣
紫臨汝汝衣紅事予不亦樂乎然恐傷汝心思其次
欲令汝代聽而代聽必稟大朝反益煩撓予欲因代

聽盡付國事於汝也當是時賊臣鄭厚謙以和緩翁
主所後子與其母用事張甚麟漢自以 世孫外黨
意望不淺然 世孫常鄙其爲人貪暴無知識未嘗
假以色辭麟漢怏怏怨望遂附厚謙母子圖爲平安
監司歸又攀援入相三人者以 世孫英明恐他日
罪將不測與洪趾海尹養厚等結爲死友日夜造蜚
語謀傾 儲位且欲引趾海與之幷力乘 王疾甚
屢薦趾海爲相 王輒不答謂 世孫曰左相必以
洪趾海爲右議政尹泰淵爲訓鍊大將然後快於心
乎㝷又曰世安有政丞請也麟漢聞之大懼與養厚

及厚謙母子謀益亟悍　世孫宮僚洪國榮守死不
去與鄭民始常左右之乃數譏國榮等於　世孫欲
以孤其勢然　世孫終不納至是　王召時原任大
臣諭以代聽之意麟漢挺身言其不可　王曰我朝
代聽前後相望非惟分勞欲使儲貳明習國事如老
論少論所當知也吏判兵判所當知也麟漢忿形於
色曰　東宮不必知吏判兵判不必知老論少論又
不必知國事時　王綿綴不自振但噓唏叩閾曰卿
等可退去諸大臣將退　王猶不能自已復召入曰
予疾如此就中痰升譫語發輒亟或夜半出寸紙召

卿等予不辨領左相之爲何人則將置國事於何地耶然不足與卿等論此事毋寧以我心法傳之東宮也仍命 東宮講自省編警世問答及大臣退 王又叩閾曰大臣如此朝事無可爲矣奈 宗社生靈何越十日 王命行常參倚 世孫坐有頃疾作還臥召大臣厲聲責其不從命命承旨書下代聽之教麟漢身蔽承旨使不得聞 王言且曰臣子孰敢書此教乎 王怒叱曰卿等速退退 王乃下教政院曰巡監軍入東宮點下吏兵批稟而後入東宮點下於是麟漢復倡諸大臣求對請寢成命 王誦 景

廟左右可乎世弟可乎之批曰予近者視昏不能點
政望中官代爲之付標萬一中官顚倒予命予何能
覺乎無寧付諸我孫之爲當然也領議政韓翼謩曰
聖明在上今之中官保無此也 王復噓唏曰將使
我孫代勞於內也麟漢復爲緩辭曰內事非臣等所
知也是夕 王命中官以啓實送于東宮 世孫涕
泣固辭曰啓實豈朝臣國人所不知而授受者乎
王曰予之氣汝所知也雖與彼大臣爭故爲是不得
已之擧予於汝雖內授後世豈有非之者乎不過曰
罪在時相也雖然予當昭汝志也遂命承傳色傳于

政院曰冲子若陳章當下二字之教二字指禪位也
由是 世孫不敢陳章然 聖候自此益劇代聽事
方在然疑之中而麟漢與厚謙母子表裏沮戲爲計
千百 宗社危亡迫在呼吸國榮憂憤欲與民始聯
章請討 世孫以爲不可力止之前參判徐命善乃
上疏曰惟我 聖上機務之煩有妨頤養繼 先朝
之故事有今日之下教而前月二十日入侍也左議
政洪麟漢敢曰 東宮不必知夫謂 儲君不能則
當作何如人也放肆無嚴極矣及夫常參也前領相
韓翼謨又曰左右不足憂夫身居首相之位質言閹

豎之事古之大臣亦有是否至若麟漢所奏自內爲之臣不爭執云者驚且駭尤萬萬此爲國家大事何如也乃秘之於宮闈之內行之於深嚴之中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以　殿下今日之擧明正磊落卓越千古而職具瞻者視爲虛文專以彌縫爲事豈不痛哉乞降明命亟正大臣罪疏入　王召命善褒以滿腔血忱進其秩二級事在明義錄於是　王命世孫代聽庶政朝參用法駕儀仗設水晶杖金斧鉞受賀時百官朝服行禮幷奏軒架展拜　太廟自殿庭乘輿駕出城外訓鍊禁衛御營兵隨輿凡寗配以

下不稟裁斷皆特教也　世孫三上疏辭　王縷縷慰諭越八日告　廟社頒赦　王扶至景賢堂與世孫同受賀顧　世孫甚樂也蠲貢市民徭役賜四民米有差亡何賊臣沈翔雲上書　小朝以陳戒爲名巧設機關指斥宮僚有溫室樹語以命善筵奏有曰因宮僚聞　世孫以三不必知之說欲陳章引義云故翔雲將以宣洩內言文致國榮等之罪以售其網打之計也翔雲本師淳所後子一鎭之子而師淳又以益昌之孫爲後於廷輔者也益昌嘗爲逆窨朴尚儉塾師當辛壬時與金一鏡尹就商日夜聚會於

尚儉家與聞交通宮禁事及尚儉謀逆事覺辭連益
昌累拷掠得釋禁錮以死翊雲之弟翼雲登第坐益
昌久不調翊雲患之以其既死之父一鎮罷所後於
師淳又以既死之祖師淳罷所後於廷輔而直以一
鎮之父繼廷輔凡兩世再易其父於是淸議益唾鄙
之翊雲遂諂附厚謙曲事唯謹至是厚謙麟漢等見
其事敗露與養厚募翊雲以逞辛丑鳳輝之凶肚先
構宮僚罪案將起大獄　世孫察其狀歎曰事關忠
逆非可以漫漶彌縫也判府事金陽澤具奏于　王
王曰逆竪之孫敢爾耶命拷掠栫棘于黑山島尋命

翔雲兄弟永爲庶民五十二年丙申春正月加上
王尊號曰堯明舜哲乾健坤寧 貞聖王后徐氏尊
號曰仁徽 王妃金氏尊號曰聖哲三月 王疾大
漸 世孫遣官遍禱于 廟社山川乃 顧命大寶
傳于 王世孫以初五日卯時 王昇遐于慶熙宮
之集慶堂壽八十有三在位五十有二年輿儓旄倪
波奔闕下號呼雨泣朝士婦女各哭其家聲震街巷
絶域遐陬聞喪之日男女老少皆爲孺子慕羣臣議
王德行功業上謚曰翼文宣武熙敬顯孝 廟號曰
英宗是年七月二十七日葬于 元陵亥坐之原卽

健元陵西岡也先是己亥 孝宗不諱大臣鄭太和等奉 孝宗葬于此術者皆言壯麗明秀如 健元而反復勝也 顯宗癸丑以水由屏石滲漉有異議啓舊 陵見和重臣閔鼎重躬封築舊 陵戒相役者曰善治之後必復爲國 陵也及 景宗大喪王甚欲奉 景宗於此一鏡時爲 山陵都監堂上極言國朝未嘗以遷厝地爲 陵也遂不果至是竟爲 王陵嗚呼豈偶然哉 王英明特達凡於君德得其大者孝敬勤儉公恕君德之大也 王幼事仁顯后至孝方五歲手襭禁苑百種花爲酒以獻

后后歎曰孝弟固所性何其夙就也及　肅廟違豫
七年左右扶將　王皆親之夜不安寢首尾如一日
肅廟常曰異哉兒也何無寐乎事　仁元后雖登極
入者社後常如爲　王子時每進見拱手疾趨侍坐
則曲腰俛首有問以袖掩口而對備物養志始終無
違錫賚國舅慶恩家甚隆渥以悅　后心然亦不令
干預朝政　仁元后常曰孰謂　主上非已出乎事
景廟如事　肅廟事　宣懿后如事　仁元后人不
知爲兄弟嫂叔大小享祀必親莅之誠敬備至洋洋
如臨于上　璿源殿在宮中有節祭誕日祭忌日祭

王輒躬眡盥鏤戒膳婦極其潔有新物 先朝所嗜
者必先薦于 殿乃御掌膳者嘗以松蕈進之 王
曰薦乎對曰時尚蚤未也 王曰未薦而使予食由
予誠敬不足也於汝何責焉却不御及春秋篤老值
先王 先后忌日猶素食齋居併湯藥不御享祀雖
不得躬親祭之日必齋明達曙露伏中庭聞已撤乃
止晩移御慶熙宮宮之北有映翠亭密邇 毓祥宮
王每朝夕小輿戾止望 廟露伏以代定省禮泫然
而還祁寒盛暑不廢也嘗夢侍 肅廟肅廟命取簡
紙來未及進而覺焉自是不復用簡紙書雖當大耋

沉綿時常誦蓼莪陟岵之詩誦訖嗚咽涕淚下故國人皆曰 王之孝也 王一念敬天無所不用其極故紙中見有天字手自洗濯不令人踐蹂雖尋常酬酢語及於天必加尊敬曰君代天理物臣代君理事君之敬天當如臣之事君也遇有灾異至誠警懼減膳求言反躬自責庚寅春客星見 王夜召編輯臣及雲觀司曆講究消弭之策每夕躬測候月臺曰願毋移於民國如是者三日客星乃消或有疾風甚雨雖夜必衣服冠而坐有時獨語曰予有何咎天之警告若是也轉輾憂慮坐以待朝天旱祈雨未嘗命

官親秉圭以孚格爲期故壬子以後幾乎無歲不親
禱禱輒得雨大有年史不勝書及其季年遣官代攝
亦必露伏闕庭得雨然後始返燕寢或未得雨則解
衣曝烈日曰曷不焦予之躬乎故國人皆曰　王之
敬也　王卽位之初已以祁寒盛暑增添講日晝必
移晷夜輒趂鐘雖當　陵幸親耕之後亦不以勞倦
或曠方春秋七旬以三伏日閞朝晝夕三講討論不
倦比及于頤視昏不能辨字猶親誦小大學以爲講
一月六對晉接臣隣裁決國事細大不遺或廟謨簡
則從容論閭里疾苦宮府故事對罷日巳夕而寺人

復燃燭于堂承旨抱章疏啓狀以入　王聽奏呼判無少滯比退則夜漏下四五鼔故國人皆曰　王之勤也　王性不喜奢華凡百玩好泊如也及登寶位欲以大布大帛易風俗所居宮闕壁塗之漫漶者牕楹之刓缺者黼筵鋪席之破弊者經歲不改或有司請修亦不許燕居集慶堂以破屛數疊隔內外廳軒樸陋褊隘雖清修士室廬殆不如也嘗以　先朝寢殿側構一茆舍讀書其中欲追述故事竟以重煩民力不果焉服御唯袞冕法服按制致美自餘中衣貼裏之屬往往澣濯補綴冬雖甚寒未嘗御裘故羣臣

侍　王者亦不敢挾裘夜不設衾褥有時支木枕倦
寐則宮人恐寒氣逼　王躬以小被加之國典內膳
夫日五進　王膳而　王一日三膳膳亦未嘗飽故
宮中遂廢午夜二膳其他戒豐亨務抑損多此類故
國人皆曰　王之儉也　王嘗言王者爲政當自宮
闈始非公事未嘗與宦官宮女語古例罷朝後大小
公事或令宦官讀奏臥內　王恐宦官因此暗習國
事干預朝政雖夜深必召承旨讀奏嘗謂　世孫曰
古則宦官十餘人猶以爲多今過百餘人多則難制
汝其識之待臣隣常推赤心凡厥有罪始雖譴責極

於嚴厲及其甄敘之後任用如舊若初無是事者承辛壬黨禍之餘深知黨論爲殺戮之本殺戮爲亡國之本以消朋黨保世臣爲立治先務方在銅闈校理趙文命封事　景廟言三黨之後當以蕩平捄弊　王悅其言而心識之及登極首擢主蕩平之論者二三臣雖瑕摘左右交至　王終始不撓而倚任之其有持論峻者輒斥不用每誦　宣廟御製詩諸臣今日後寧復更西東曰此我家法也孰敢沮敗乎嘗宅仁元后憂　王親爲文極言保世臣安宗國之謨命儒臣告于　孝昭殿曰予所以爲此者遠效周公之

藏金縢近效趙抃之焚香告天也由是雖當水火胥
分干戈相尋之時勝殘去殺垂五十年及壬辰戚黨
事起　王罪金龜柱甚嚴謂　世孫曰朝黨尚爲世
道患況戚黨乎不戢將滔天予老矣不及見乃汝他
日之憂也其思深慮遠如此故國人皆曰　王之公
也　王處潛邸久閭里艱難民生疾苦委巷荒野至
微細事無不遍知及承儲博講經傳灼見保民爲治
國之要凡貢民市民耕種民販商民軍保民無不曲
察其飢飽寒煖錮免之政無歲不下或有司以經費
難之　王輒誦　肅宗何惜肌膚之語趣頒旨施惠

故卽位五十年間所蠲免無慮累百萬初北關民困交濟錢有賣妻鬻子自縊死者會　王遣御史按廉民瘼道泣曰但願歸奏吾　王使赤子之情達于父母也御史如其言歸奏　王失聲流涕曰予嘗病人君廣廈細氈厚享玉食不能察蔀屋之情豈謂吾豐沛之鄕有此事乎予不能矯弊安民誠無顏可以入高廟也立命蠲免其他無告者赴愬於　王得遂其生不可勝紀丙申春　王疾益亟當是時濟州饑遣御史賑之　王憂念不置諄諄夢語皆濟州事其仁民惻怛出於至誠者然也故國人皆曰　王之恕也

王旣具此六德以爲立治之經而監成憲革流弊愼
庶獄裕國用又無非爲緯於六德是以　高年天位
邦內又安臣世世其祿民樂其利凡在朝野黃髮鮐背
太半而是亦有年過百歲者庸詎非人事修於下天
運應於上哉傳曰大德必得其壽必得其位必得其
祿　王庶幾焉　王有二男曰　孝章世子以左議
政趙文命女爲嬪無嗣曰　莊獻世子以領議政洪
鳳漢女爲嬪實誕我　嗣王殿下甲申命我　嗣王
殿下爲　孝章世子後及　王祔　太廟時追尊
孝章世子爲眞宗大王　孝純賢嬪爲孝純王后同

祔 太廟皆 王遺命也今 嗣王殿下不以臣不文命因遺事攟綴爲狀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以稱塞獨竊聞帝王大節惟付托之得人是已故虞史爲堯典其言傳舜以位之事反復詳悉盖一篇而半之世稱虞史爲千古史臣之宗以此也臣敢以 景廟之全付於 王王之全付於 殿下者該載一篇之上下以追堯典之斷例而尊其所聞云

保晚齋集卷第十三終

保晚齋集卷第十四目

行狀

保晩齋集卷第十四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行狀

先考文敏公府君行狀

徐氏起自大丘府之達城高麗時有諱閈仕爲軍器少尹八傳至諱彌性始仕本朝官安州牧使以季子贊成公居正勳贈達川府院君長子諱居廣彥陽縣監又四傳至判中樞府事諱渻佐　宣仁兩朝弘濟艱難贈領議政謚忠肅於公爲高祖也公諱宗玉字溫叔自號訒齋又號鶴西曾祖諱景霌　宣廟駙馬

達城尉祖諱貞履南原府使贈左贊成考諱文裕禮曹判書諡貞簡公妣韓山李氏忠淸監司諱弘迪之女全州李氏漢城判官贈吏曹判書諱尚淵之女以公原從勞贈貞簡公左贊成二妣貞敬夫人繼夫人夢大虎沐于廚下以 肅宗戊辰十二月十五日乙亥生公弱冠荐遭內外艱折節讀書從父兄諱宗泰時秉鼎軸輒以事訪之或問公門有可繼公後者乎曰以子則命均以弟則某皆公輔器也己亥擧司馬兩試癸卯補 崇陵參奉乙巳令 上新卽位庭試多士公以義禁府都事擢乙科第二人國典科前準

資直陞六品階授成均館典籍禮曹佐郎忠淸都事皆不行丁未秋除龍岡縣令戊申春以司憲府持平召縣民遮道留之又拜弘文館副修撰會嶺南賊起都城戒嚴公星夜馳至都門外啓奏　上方御帳殿趣公入命爲問事郎初嶺南賊遣韓世雄安樞於平安兵使李思晟約以軍期且還公行至平壤與世雄遇欲與同行世雄以有急辭公强令之隨後到平山樞犯公前導公怒棍其從人從人病甚臥不能起世雄樞遂以此誤其軍期至是世雄之名出鞫招公白　上授其狀貌於捕者不日就捕樞亦同時捕至　上

歎公有先見居亡何湖西按撫使金在魯辟公爲從事權兼判官 上不許亂甫平 上日御講筵公論學以變化氣質爲主論治以振刷宿弊爲先其本則在乎 聖志之奮發乃勸 上立保舉之法以進入材擇銓曹之長以公注擬申久任之規以責成效恢聽納之道以廣聰明六月自司諫院正言拜副校理儒臣權扶言嶺南視以蠻猺毋惜懲討之典公曰人主一視內外雖邊徼尚不當以蠻猺視之况嶺南素稱人才府庫豈可以數邑之亂盡疑七十州人乎好殺非人主美事法筵奏語敢若是乎 上深然之七

月遷吏曹佐郎兼侍講院司書校書館校理西學教
授差北道評事病遞用問郎勞進階通政爲掌隷院
判決事以未經準職收還復入弘文館爲副修撰請
用宋之天章閣故事朝參法講外延見羣臣論治道
移拜獻納劾竄亂初守令之觀望刺舉湖西軍功之
不實論罷兩倉稅米之耗折八月又拜副校理兼漢
學教授備邊司郎侍講院文學當是時經幄多俊彥
更迭侍講其色辭溫潤善感回　人主意則推公爲
第一有一宰臣勸　上以權數施之爵祿予奪者公
曰人主以爵祿御臣則賢者不樂爲用如宋之錢若

水其已事可鑑願　殿下毋使今日復有錢若水也
又曰人君莫善於罪已莫不善於矜已雖以唐德宗
之猜刻一下罪已之詔驕將悍卒莫不揮涕喜謙惡
盈人心之理焉可誣也又曰堯舜以人之聰明爲已
之聰明故所及者廣無遠不照後之人君自任一已
不能兼人之聰明故視聽狹小雖階庭之近亦不能
見聞也又曰世以猛暴爲威非也國之有君猶家之
有父兄父兄舉措當理其子弟雖不教而從之若躬
行其非教之以是則雖日撻而求其從不可得易言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者此也凡公啓發多此類　上

亦虛心開納嘗夜對宣法醞以大酌命公公辭以不能飮仍詢問治道及退曙鼓已鼕鼕矣十月遷吏曹正郎十一月　孝章世子薨公爲　魂宮都廳郎大小節文極其誠信先是公言蚤諭之道惟尋常嬉戲之間心寓目擊爲易入請以古帝王善惡可勸戒者各八條作屛觀省及是　上追念不已親爲詩敍哀又命公書其事於屛額設于　殯筵聞者悲之尋陞司僕寺正己酉遷司諫二月以都廳勞陞拜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因事罷敍復右副遞爲禮曹叅議七月還入銀臺轉陞至右八月又自兵曹遷左承

旨 上欲講試太學諸生以應試者少削掌議名於儒籍諸生舉懷不安捲堂而去 上怒甚立命仍黜之公曰昔在 先朝儒生之抗章也雖 天怒方盛亦使承宣慰諭乃已豈其勢威不敵於彼哉盖士氣不可以摧折而屈千乘之尊下匹夫之賤亦所以增聖德之光華耳今士氣委靡非復昔時乃 殿下欲摧折而角勝之其視 先朝待士之道何如也持平柳謙明疏論李光佐 上手火其章教曰敢復以偏黨言者施以邦刑公曰人君辭令審慎於其初然後行之爲易今有一臺臣如謙明之爲而果以邦刑施

之則爲失刑如其不然柰今日之敎何且凡言之善
惡皆可以紀諸史而今史氏有闕文矣後人何以考
其言之善惡而褒貶之乎 上皆稱善十一月遷成
均館大司成十二月自禮曹叅議出爲黃海監司屬
邑有富豪殺其姻戚吏受賂掩匿者三年公至卽按
驗寘法一路稱快立思皇齋置贍學田養士錢試取
一道士居業賞罰其勤怠又以射藝兵志月試武士
其尤者差遣立馬别將屯田長以興起之築城長壽
山町以軍器糧餉使緩急有恃一日公方食匙忽變
色左右疑有毒咸曰視膳吏死矣公徐輟食正匙令

具他膳以進竟無問吏由是益推心不欺辛亥冬遷
大司諫壬子遞爲戸曹叅議二月拜大司成因事罷
五月特命復擬而授之　上親書尊聖廟正士習務
誠實九大字又製勸諭文三十行命承旨中使宣諭
太學賜以法膳公與諸生拜箋疏謝之　上報曰孟
子云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予雖無知人之
鑑其無命夔之化亦何必待夔而後敎胄子乎爾須
仰體　列聖朝培養之意莫忽寡躬之否德孜孜勤
勸師夔而勉勗焉仍命久任國子公屢辭不出　上
察公意謂相臣曰予豈以舜自處亦豈處某以夔乎

顧人君自期不容不如是爲人臣者雖一命之官亦
何以卑卑自居某不以夔自期是不欲以舜期予豈
堯舜吾君之義乎他日又敎曰某不以經學自居固
美意也但其人醇謹以醇謹敎導云爾則何不可之
有乎於是公不得已承命以公卿子弟厭避學舍先
令親子處下齋以倡之每朔望晨入聖廟焚香退至
明倫堂引諸生講近思錄反復辨難惓惓開誨病時
文舍繩墨趣險怪專務誑耀主司不但爲文字之疵
而已嚴其陞黜一反平實由是文體丕變亡何　上
設七夕製有徐海朝者與同舍生李復齡誤換文劵

海朝居魁而實復齡之文也海朝恥之卽自首實復
齡反云此實海朝自爲之競相推讓 上歎曰比見
士風大異疇昔如二人者尤不易得敎導之效其可
誣乎癸丑遷全羅監司時朝廷申明濫率之禁公引
前任海西時事辭遞拜左承旨 上道召飢民駐輦
慰諭之公曰 殿下旣有惻傷之言當有惻傷之實
不可徒言而已也 上曰善命惠局賜以米七月自
戶曹叅議遷吏曹叅議九月遞吏曹叅議拜刑曹叅
議十月復自刑曹叅議遷吏曹叅議 上以災異求
言公疏陳集衆善廣言路恢 聖聰復請使大臣訪

民間疾苦寫進一冊燕閒之中從容究其利病而會
經三品以上亦使入侍筵對虛心延訪兼察其爲人
如唐朝仗下奏事之制後十日又上封事極論治道
凡十條曰建極曰立綱曰求賢曰奬直曰度才曰恤
隱曰修戎曰理財曰汰冗曰正心摠萬餘言　上優
批嘉奬且曰留諸座傍逐條加意甲寅遠召罷尋還
前職疏請武臣由雜逕進者勿擬字牧蔭官年滿七
十者勿擬察訪功臣嫡長廉吏後裔必待强仕之年
然後始許補蔭以杜其躁競之路幷下廟堂行之與
判書金在魯叅判宋真明議政注不合俱上章力辭

上不得已幷補三銓官金公爲慶尚監司宋公爲洪州牧使而公爲伊川府使居五月以兵曹叅議召乙卯遷左承旨三月出爲全羅監司時屢經飢饉民有暴骨未葬者幾遍于野公具衣衾棺槨分遣將吏掩瘞爲文以祭之俗尚華侈非資裝豊足恥與爲婚女有三十餘歲不嫁者公令綿布爲幣酌水爲禮不從者隨以不慈不睦之律其貧不能爲資則官爲之資送丙辰遞爲大司諫禮曹叅議五月拜弘文館副提學先是朝廷有鹽鐵之議已行於嶺湖海三道公因講史言司馬光之言曰財者不在官則在民若值凶

荒國家爲民而作此舉則可也不然利歸於上而民
怨於下府庫之財有悖出之患也濟州民獻駿馬五
十匹公言朝家之視耽羅雖與諸州有別何敢無端
私獻　殿下亦何可無端受之乎臣恐後世以是爲
私受之口實也　上皆從之遂召罷六月敍復前職
承命選館錄十月擢拜嘉善大夫咸鏡監司公爲治
一主於節用愛民而課文講武爲之經緯置養士庫
設武學廳規模視海西頗廣明年六鎭大饑公送人
嶺南以高價招誘米商旬月之間商舶四集於是分
遣邑宰營校督運於南分賑于北牒書旁午指畫有

條六鎭民若取食於懷中卒無一人流亡事訖民欲畫公像立祠禁不果遂碑之戊午大臣以公忠勤練事可叅決廟議白　上遷大司諫八月拜副提學兼籌司提調公謂故事三司之臣不見三公亦不當兼籌司辭不許因災異極陳言路開閉係國家興亡遞爲兵曹叅判同知義禁府事槐院內贍提調十一月遷司憲府大司憲己未還拜副提學公方入講席　上下封書傳位於　世子筵臣惶惑不知所爲公徐進曰春王正月方祝　聖德之日新不意匪常之擧將使羣情撓亂此皆臣等之罪然　殿下信以爲

元良今日可能從　宗廟之事乎　殿下柰何以國
家爲戲也公泣　上亦泣公顧承旨曰引大臣以下
至至則有欲面請　東朝者公揮手曰　上非冲年
東朝非垂簾之時此路何可開也　上意悟卽寢是
命尋遷大司憲疏陳務實之道二月連拜漢城府右
尹戶曹參判以謝恩副价赴燕還拜工曹參判兼同
知經筵事八月出爲京畿監司有　溫陵復土之役
公引遷　陵例請減民稅三分之一庚申移拜平安
監司修明軍政謹節財用行詳定法以一州郡費入
之數置三益齋教養多士會邊民犯越罷辛酉敘拜

大司憲兼瓦署提調遞爲右尹三月特命擢陞資憲
大夫漢城府判尹以病遞四月拜刑曹判書兼右副
賓客故事賓客不兼刑獄之官由是遞五月判禮曹
工曹因事罷八月敍拜吏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同
知成均館事內局內贍提調備局有司堂上公素嫉
名官奔競之習凡擬淸要類皆持重上疑公有所
左右罷公職已而　上思公忠藎曰某小心謹愼曩
日事予欲飭朝廷也壬戌敍知西樞兼帶如故時朝
廷慮富民閉錢欲聽民採白金赴官鑄幣以分錢貨
之權公言國家貨權可使爲一而不可使爲二今旣

有錢又有白金雜於流遷眩於奉行非所以定民志
而一國法也　上是公言七月自刑曹判書遷議政
府左叅贊九月復爲禮曹判書辭遞先是　肅宗甲
子命閔公鎭厚釐正良役之法未及就緒廷議不便
寢格之至是趙公顯命建白設廳畀公專管公就加
折衷減京外冒額三萬八千有餘人乃以收布軍保
散處諸邑者彙分類別邑多男口則丁保亦多少則
丁保亦少以丁保各當男口三分之一釐爲一書分
序六道諸邑使取之有所考而侵欺濫冒者不得作
又爲空名帖法官置一板簽丁時塡寫名貌年里人

與一帖十六受之六十還納以杜黃口白骨之簽書
進 上勞之曰不料卿勤苦至此親爲序刋布六道
初公在館職 上欲改良役法令羣臣雜議獨公所
奏不務新奇要之可行至是所釐正一如其奏十月
拜右叅贊上疏請行關西量田大同法下所司議不
行十二月遷漢城判尹癸亥特除兵曹判書兼 宗
廟寺提調藝文館提學凡有差除公手閱名簿沉吟
量度若構思文字得三望恊洽於心然後始擬之故
每當政注武士輩相與私議某人可遷某人可陞及
除目之出皆如其言雖有差異亦沉屈未伸不爲人

所知者夏　上行大射禮公射獲三矢錫表裏甲子
公妹壻李公宗城判吏曹公累章力辭不得遞遂納
符胥命　上怒責之削公職有武人泣於道曰千里
而來失此賢司馬四月叙拜刑曹判書兼校書宣惠
提調登筵慮囚凡　上意之欲傅生者公輒贊決之
人咎公以有司不當然公曰豈不聞皐陶贊帝舜之
好生乎尋以摠管直禁中夜漏將下　上引公問獄
囚輕重幾何公對甚悉　上笑曰昔　世祖夜召尹
弼商問獄囚而曰此吾寶臣也卿亦聞之乎仍宣法
醞九月又除兵曹判書與修續大典纂刑律二百七

十三條皆公手定先是公按湖南民有稔惡不悛者徙其全家於北邊後按北關路見一行丐呼曰若非湖南民徙邊者乎必已知惡之不可爲矣撤饌以與之至是具告於 上上曰卿可謂仁厚長德人也遂除全家律會公婦弟李公周鎭判吏曹公引前事辭遞拜戶曹判書乙丑因災異疏陳修省之道復請損有餘補不足以濟都民之苦初公有奇疾遇事輒劇及 上修明憲章必召公裁之每晡時入對至鐘鳴乃退自是疾益甚諄諄夢語皆國家事令子弟執筆若將草遺疏而竟不能語五月二十九日考終于正

寢享年五十八訃聞 上震悼輟朝二日遣官吊祭如例賜賻有加卿士大夫下至胥吏輿儓咸咨嗟涕洟兩西湖南關北士民致賵奠相屬於道以是年八月十四日葬于長湍金陵里負巳之原公器宇弘偉仁厚之德盎然達於面至臨是非淑慝確然有不可奪之勇立朝居家推冲任眞撤畦畛而去之故雖言人之失人不疑其忮處人雎盱之地人不以媢嫉加焉公自言吾處世數十年幸免大咎惟無機心故也丁未初公厭朝議乖激求出外邑不與於時事及己酉以後公又從容自持不隨人以俯仰人謂呂汲公

之無黨而猶有調停之論惟白香山之超然無累者爲可以語公出處公常謂愛民必自節用始每至藩邑先計十二朔費入別爲簿記凡百經用無越其外及府庫充牣然後出羨餘以蠲民徭其在銓衡有一武帥以人蔘銀鞘遍遺朝宰亦及於公公不發封而還之後其人果登彈章公笑曰所以不受者政爲是耳然亦未嘗弊衣羸馬以干時譽娚戚之早孤無依者拊育于家豐其資裝擇配而嫁娶之立宗約每歲春秋合族于大宗宅講敘敦親之誼諸族人事無大小莫不咨稟於公而行之晚有告休之志以 聖眷

隆重未忍便訣即居第之後構數架茆屋名曰角巾亭花辰月夕邀朋儔四三人命酒賦詩以寓其歸思一時簪紳相屬而和公好看書朝退客散必明燈掃案閱數十葉在本兵半年猶讀盡史記評林一部手抄性理子史積成卷帙字畫楷精雖悤擾急遽之際未嘗作行草始終如貫珠然詩文氣格高李尚書德壽亟稱之以爲今之館閣當以公爲首有鶴西遺稿六卷藏于家夫人德水李氏左議政忠憲公諱集之女以公貴封貞夫人別有狀四男長命翼早㚷文命膺生員文命善文命誠女適生員李徽中命翼娶蔡

判沈珙女無嗣命膺娶佐郞李廷夔女生一男浩修爲命翼後二女皆幼命善娶府使金始熺女命誠娶右議政趙顯命女李徽中四男商鳳餘皆幼公之言行政事著于家邦不肖等何敢私焉而我 聖上追思不忘之教尤可以考信公平生者公之卒也 上嗟悼曰謹厚之心恪勤於國戊申之亂予服其先見又臨筵教曰某志大脫略世務獨於國事一心匪懈續大典成 上歎曰得一法書失一良臣又曰某忠勤恪實盡瘁國事頃聞其逝心不能平至於氣眩而昏寐也某之止此良由盡心於國事故諸臣之勞瘁

者子竊惘之太常議謚文惠文敏　上曰是嘗應事有功可謚文敏庭試拆號　上謂筵臣曰日者解額見某弟某之名皇其登第以繼其兄此又不諧也嗚呼於此可以知公遭遇之盛於此可以知公勤勞之績盖不待後世良史而爲信謹敢具載狀末以備立言君子之採擇不宣謹狀

先妣貞夫人德水李氏行狀

先妣李氏郡望德水德水之李遠自高麗入我朝禮曹判書弘文館提學文惠公諱安訥充以文章名世即先妣之高祖也曾祖諱枏司諫院大司諫祖諱光

夏漢城府判尹貞翼公考諱集議政府左議政忠憲
公妣貞敬夫人安東金氏沔川郡守諱壽賓之女議
政府右議政文忠公諱尚容之曾孫也先妣以肅
宗己巳八月十四日生十三歸于先君以先君貴封
貞夫人壬戌正月二十九日卒葬于長湍府之金陵
里貞簡公墓左麓巳坐原虛其右以先君合窆焉有
四男一女詳載先君行狀先妣自幼聰慧方七歲與
弟判書公周鎭在忠憲公側見其授唐人詩言下記
誦無一字錯忠憲公每指以語家人曰使女而男也
豈惟光吾門惜不然也及笄金夫人疾亟醫言藥無

能爲惟人血可療也家人爲先妣憂預收金刃藏之
先妣潜入爨室引大鎌裂股至脛血出淋漓家人驚
惶煞已無及矣遂取血灌之金夫人忽醒而能言疾
仍以愈歸先君六年荐遭舅姑喪弱齡當家梱内之
事罔不整飭先君有一弟黃州公諱宗壁年尚幼先
妣撫育之愛踰已子故黃州公至白首事先妣如母
也指馭婢僕各授職任内外斬斬事治而不苟以至
垣墻補葺田畝收穫皆不煩先君咸得其理是以先
君雖貧不自知其爲貧及先君中歲鼎貴累經大藩
先妣一遵忠憲公儉約之風平居惟着軟綠衣綿布

裳從人宴集不施脂粉不飾萑蘭常乘弊轎一婢從後而已至如褥衾枕簟之類或經十數年不易先君好周急婣戚之孤獨無依者養育於家爲資裝以嫁娶之而先妣稱先君志皆如先君之所欲爲或不待先君之命自爲之養育嫁娶其於子女雖拊循喣濡惟恐傷其意而事有不可即正色責之頃刻之間春溫化爲霜厲故子女不敢恃愛嬌恣或從外至先妣偶未及言則望見顏色常自內省恐其有何失見過也不肖等每相與語及家人長短本末先妣從而品題之始若不甚然久後諦驗一一如其言雖有不中

亦偶然耳先君以長房之貧甚且在鄉權奉高祖忠
肅公祠版於家每當享祀先妣飭婢僕滌濯備物極
其潔非甚病則達夜不寐躬自照撿宗族來與祭者
甚衆饋食餕餘旣精且均故與祭者歸其家常戒以
爲法先妣得奇疾三年匙箸不能親臨終令婦女把
筆爲理命一冊皆宜家之法小大不遺至今不肖家
遵而行之嗚呼婦人之善不踰門閾然今觀列女傳
所載凡聖女哲婦之言與行非當時子弟誦傳於人
紀載於書則後之人於何考德令略述一二見聞之
大以爲作傳者採也

保晩齋集卷第十四終

保晚齋集卷第十四終